

## 種梅心法序

學庸兩書儒教之心法也。金剛一部釋教之心法也。道德一經道教之心法也。三教之立言雖異而三教心法之本原皆出於天則無異焉。茲之以種梅心法名書者何也。梅含上天一點元陽。梅性卽天性也。梅法上天一團春意。梅心卽天心也。開於三冬之首。占乎百花之魁。皎潔不羣。冰肌玉骨。堅貞不變。冒雪衝寒。其放也氣則充滿宇宙。其收也神則退藏宥密。人苟得梅之真心。種梅之妙法。去夫外

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豈有不上通造化於無言下引  
羣生於有象也哉是書也乃 臥雲先生與同門參證而  
成也先生之心於是著矣先生之法於是傳矣源也捧而  
讀之見其一問一答或統論綱領指趣或細論條目功夫  
無不剖析詳明推勘盡致擬之山東時雨洛陽春風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先生乎先生之聲音顏色不儼然  
在人耳目中乎然是書雖曰種梅其實發明人物一理天  
人一氣三同源之大道也卽謂是書爲言物也可言人言

天也。亦可言儒之存心養性釋教之明心見性道教之修  
心鍊性也。亦無不可竊願得是書者焚香以讀心乎其心  
鑄金以事法乎其法有此心法以獨善其身處可表正鄉  
黨紹孔孟之傳於不墮有此心法以兼善天下出可匡救  
君民達伊呂之學於無窮也。心法也。歟哉。治法也。爰約友  
人梓而行之。以爲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者勸。

後學釜水清源子薰沐敬序

大清光緒二年梅月朔一日

穀旦

種梅心法卷上

正是六宗  
外道之見

同門參證有以有主而後欲盡者有以無主而後理純者  
有靜而不動而強製者有動靜俱非而聽之者更有無欲  
則任其天然有欲則克以覺照者所謂本來無物一點自  
然天真皆未能及先生慨然曰有主而後欲盡者是以正  
氣勝客氣也有時正氣衰客氣仍如故况内著我相外著  
物相内外相形是非對待不能渾忘烏能了澈以無主爲  
宗者雖可兩忘究竟浮泛勢必流蕩而不自覺靜而不動

一一剖判  
何殊達摩  
說法

者不肖稍縱其功。雖正終是理。爲欲困鷸蚌相持。動靜俱  
非者。其義雖近。不免墮於無見。此處便是動矣。以云不動  
何時非動乎。無欲則任其天然。有欲則克以覺照者。天然  
未爲不是。而客來主隨。內外紛爭。卽向之天然亦化。烏有  
可知無欲時之天然。仍是假也。豈真至人之天然乎。衆悟  
其非同。請至道先生曰。皆欲除舊弊而問正宗乎。曰。然。曰。  
君等功各不同。今同心。若此。曰。欲聞至道故也。曰。諸君信  
予久矣。設予告以尋花問柳。逐色探香。一切非理。以爲有

道信否。皆應聲曰。否。此係非理。烏能相信。曰。予告以至理。  
除爾之弊。醒爾之真。引入無上上乘。又信否。曰。信。此係至  
理。烏能不信。曰。同一予也。言非理。便不信。言至理。便無疑。  
敢請。否。予非理。然。予至理之心。曾思議安排否。皆曰。非理。  
則否。是理。則然。何會思議安排。曰。以爲否。時以爲然。時動。  
乎。曰。並未思議安排。烏得爲動。然。則靜乎。曰。儼然應聲。又。  
非靜矣。先生拍掌笑曰。然。然。此點天然物事。誠不可謂動。  
也。亦不可謂靜也。且不可謂非動。非靜。卽動。卽靜也。况一。

即於沒要  
緊處尋出  
天然道體  
今人頓超  
上乘真是  
廣長妙舌

信一否無端而來則不等於想像之人心可知隨應隨止  
毫不流連又不等於沾滯之欲情可知以爲方圓乎則杳  
不可狀以爲內外乎則茫不可知來時莫測其始去時莫  
測其終非所謂極圓極全無後無先天地莫窮其妙鬼神  
莫喻其機之神乎其非一點天真耶君等以靜爲主以無  
爲宗以主製客爲存養以靜待動爲工夫種種法則何曾  
與一點天真相關涉乎不惟勞而無功且反以僞亂真矣  
衆皆歎服因請養之之道先生曰卽明此矣復求所養事

以不養爲  
養非明眼  
指出誰能  
識得

前段說出  
求養之弊  
此段申明  
不養而養  
之功正是  
誠者自誠  
而道自道  
真際

固當然。然非別有一法。可以稍參此際也。曰何也。曰此物本無形狀。求養便有形狀矣。此物本無方所。求養便有方所矣。此物本非動非靜。非有非無。不後不先。不內不外。求養則有有無動靜先後內外矣。是養之正。所以害之也。曰養則失於著。不養又失於泛。究竟如何。而後可。曰旣知此點真元。原無所有。卽以不有養之。原無所無。卽以不無養之。原無方所。形狀動靜內外。卽以無方所。形狀動靜內外。養之足矣。何也。知得此真原來如是。今能如是。便復其初。

指出總口  
訣

矣。此物事不在爾。如是之中。更在何處。皆大歡。曰。有是我。  
此誠至妙養法也。但既有身心。便有無限動靜。卽有無限。  
事物。方所安能掃盡無遺。曰。無須。不過逐處有身。逐處無。  
心焉耳。已夫。我心且無事物。從何處著耶。知此。則無在非。  
我形色。卽無在非我性天矣。何難之有。衆如夢初醒。頓然。  
一覺。不禁再拜曰。受教。

觀空子曰。凡事皆有對待。如善惡是非等義。可謂道乎。先。  
生曰。不可。夫道一而已矣。雖善惡是非事。有對待。而其中。

通首皆辨  
明大道一  
而不二之  
旨爲天下  
後世之舍  
內求外者  
痛下針砭

性情非二

所以貫串者則無對待也。曰一醒一夢亦非二乎。曰然。曰醒時明明夢時渺渺何云非二。曰道本無物非晦非明醒雖明明箇拾沒夢雖渺渺箇拾沒。曰如是則凡有事業皆非道矣。曰似也。曰如忠孝節義一切善行天神喜之民物敬之亦得以爲非道乎。曰不然。此卽性中流露之至情也。曰一切皆非此何獨是。曰性者與生俱來之天理從此發出盡善盡美卽是人情聖賢仙佛不能有二。故曰天理人情曰如此等情有作爲否。曰有性卽有情如有鏡則

動靜非二

出處非二

有光不煩作爲而自有作爲非關人事也。曰未動之先則爲性。旣動之後則爲情。情與性有二否？曰無二。曰動靜判然。何以無二？曰靜是此性，動亦此性，動靜無殊，性本一致。且性本無物，何有動靜？其動靜者不過事物之去來耳。曰旣無二矣，何以古人達則兼善，窮則獨善，出處不同？如是曰：孟子是卽道之行藏，言非論道之本體也。如孔子申申夭夭，顏子心齋坐忘，本是燕居獨處而不知其兼善天下之量，已在箇中何也？士君子異日之發，皇正是平居之醞。

釀故不出戶庭。早已範圍曲成而莫外。若謂獨居時只爲一已出達時始爲天下則事功與道學離而爲二矣。豈知言者哉。日出處動靜無二。古人宜無或殊。何以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又各不同。曰伯夷之時道當清。伊尹之時道當任。柳下惠之時道當和。孔子之時列國紛爭出處難定。時清時任時和不能一致。故孔子爲聖之時非孔子與三子之學問有異同。乃與三子之時勢有後先也。孟子學孔子非私於孔子是學孔子。

彼此非二

行止非二

今古非二

之時清時任時和卽把三子亦學在裏許蓋言孔子一身已該盡天下後世出處動靜之宜豈以聖人之道有彼此哉○曰聖人所處一切有心乎無心乎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何曾有心無心然則孔子遨遊列邦刪定纂述亦無心耶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非有心也曰孔子當時爲天下後世計否若爲天下後世計便是有心若不爲天下後世計何以爲孔子曰孔子當年道在一身天下後世雖久大未有能外夫道者故一筆一削一出處爲

以一貫補  
明非二真  
際

結出求在  
我本旨

道計卽爲天下後世計爲天下後世計正爲道計時當如  
是則如是焉已耳何嘗用心於其間耶總之聖人之舉止  
無所爲而爲而自無不爲凡人之舉止有所爲而爲而終  
無能爲無所爲而爲雖功滿天下德及萬世亦是無心有  
所爲而爲雖謀慮周到計畫從容亦是有心吾故曰動靜  
無殊出處無二古今無異醒夢無分而以一貫之也衆於  
是知道非有無有無皆足以見道真無彼此彼此皆可以  
見真反之於身毫不外假以體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

借聞鳥音  
發出絕妙  
精義爲道  
在邇而求  
諸遠者說  
法

讀書妙會  
熟讀高頭  
講章者曷  
知此

行真子曰近聞鳥音恍在腹內何也先生曰果在腹內乎  
似在腹內乎果在腹內如今音住鳥在何處似在腹內鳥  
本外鳴何以在腹豈非幻景行真子茫然雲香子曰竊思  
此義在箇中也非身中也先生曰箇中非身中乎身外有  
箇中乎是二是一諸詳其旨雲香子亦惘然先生笑曰身  
中也非箇中也箇中也卽身中也行真子曰何謂也曰不  
聞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乎曰我身中可知曰皆備物  
在身中亦可知今直以爲實在腹內勿以爲恍在箇中流

真是無入  
而不自得

於幻說可也行真子其詳其義曰道在一身並無邊際是身也乃清靜法身之身也君誠能神遊天表囊括宇宙鳥又烏能外此身而鳴乎行真子豁然醒悟復請推廣其說曰君誠得此真體不但鳥音在腹可見道之弘大且無在無物不見全神也時而登山有松柏可觀法身則現於蒼翠之際時而臨水有波瀾可玩法身則現於洋溢之間推之花間酒後月下風前凡有所在無不內外兩忘彼此一致而各見各處之清淨法身焉全真子恍然曰然則百物

皆各有清淨法身矣。曰：然非也。以爲物各有清淨法身見之者，誰曰我也？曰：僅君見之耶？抑人人皆見耶？曰：我見之，人人不見也。曰：物有清淨法身，宜乎有目共見。衆人何獨不然？全真子默默無語。先生曰：此無他在內而不在外也。曰：何也？曰：有清淨法身以見物，故物各現清淨法身以應之。是物之清淨法身緣於我之清淨法身而見也。故曰：在內不在外。告子以爲義在外，特物見耳。孟子知義之在內也。故有反身而誠之說。君不聞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燦燦。

剖明妙理  
如指諸掌

黃花無非般若之諦乎。謂竹與花果有真如般若。何以如  
來獨見衆皆不知。若無真如般若。何以古今仙佛真儒。皆  
以爲然。由是思之物在如來目中。則真如般若。自爾天然  
若在凡夫眼底。則真如般若。未必見得也。君等果能逐處  
見真如般若。以涵泳之。醞釀之。則性體圓明。不僅見清淨  
法身。可以包羅萬有。且能到處無礙。而現百千萬億化身  
也。已身在卽法在。法在卽身在。豈非隨時隨物。皆清淨道  
場。一塵飛不到處乎。古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

放下塵緣  
是頓脫人  
天先路故  
特筆提醒  
以後無數  
文字都是  
反復推明  
此中次第  
功用

里天信哉。

朝陽子曰。本來無物。還可修否。先生曰。可。曰。一切物見。都是塵緣。從何修去。曰。放下塵緣。卽是修也。曰。僧道者。流無室家親友。亦無俗業。何以終身無成。曰。所謂塵緣。非僅室家親友。田產俗務而已也。卽如君等。喜慕清修。所有道見。法見。功夫見。及成聖賢仙佛等見。皆是塵緣。果能毫不窒礙。任其自然。行所無事。方可謂放下。方可謂卽是修。朝陽子欣然曰。良然。良然。今而後。吾知放下塵緣矣。吾知放下。

城隍廟躲  
鬼說來今  
人笑煞

眼前指出  
骨髓真病  
讀之令人  
汗下

塵緣卽是修矣。先生曰噫。君何言之易易耶。雖有會心。恐未深悉其旨也。曰此中別有妙義乎。曰非也。君等久在塵緣。習慣成性。不自覺其爲塵緣。且不自知其常提起耳。曰放下便是何難之有。曰君離家時。約歸期否。曰約也。曰旣約歸期。果如約否。曰如我。曰何爲來卽有約去。必如約。曰有要事不得不爾也。曰來去俱有定約。身心都在約中。不能自主。此便是塵緣。終身難放下者矣。猶欲聞道乎。夫道者。頓脫人天。一塵不染者也。今若此。則家反爲主。道反爲

客雖萬世修養而身心俱繫斷無所成矣。朝陽子爽然久之。曰嗟乎錮蔽如此而不能自悟也。祈先生慈悲爲我拔此塵根。曰無難也。君等徒知爲家計而不知爲身計故也。誠能洗心滌慮焚香靜坐。將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人生一世當如何趨向。始能了得生死。盡得人道。不墮輪迴。和盤打算。不肯錯落絲毫。自爾一切塵緣可以全消。衆於是同請打算之法。先生曰我等同參至道多年。各有夙緣。可知此一幸也。自幼至壯並未虧心背理。身造重孽。此二幸。

切身反己  
歷歷莫來  
都是平常  
所易忽者

補入此一  
層正是學  
道人平日  
自恃自安  
大毛病

也。天下紛紛諸神訓迪善良。不過講明因果。我等得聞大道。此三幸也。一場法會。心傳無幾。我等獨獲正宗。此四幸也。同館多人。半途自廢者不少。諸君久承師教化。雨春風。至今未已。此五幸也。世有因貧困而不能進修者。因愚頑而不能了悟者。因老病而不得其時者。君等皆無之。此六幸也。且也父兄賢良。家庭無故。各省顛連。蜀獨安靖。此七幸也。有此七幸。可謂天假之緣。正當及時精進。以期超凡入聖。猶且甘困紅塵。不思出路。是誰之咎歟。縱云年當壯。

再提此層  
令我悚然  
汗下泣然  
欲泣

盛來日方長。安知無常不在轉眼。縱云根基深厚。來世可  
修安。知來生能如今世。縱云有此道緣。終身無惡。歿可生  
天安。知度脫而後。塵心不起。縱云經理家務。亦是常道。安  
知一片私情。心性不與俱流。縱云出而報國。能遂師望。亦  
可出塵。安知大患當前。能不動心。能不僨事。況法會難逢。  
心傳非偶。不乘此自度。一旦收却慈船。何由得出苦海。如  
此算去。算來。除却放下塵緣。猛勇精進。並無去路。曰如先  
生言。則日用倫常。不幾廢乎。曰不然。果能放下塵緣。一念

截所學道  
流弊正見  
三教同源  
性道無二  
真作用

放下塵緣  
究竟

不起當此之時必有所得於心。卽以所得爲身命落點處。  
由是以處富貴所得如常。無有間斷。以處貧賤所得如常。  
無有間斷。以處患難夷狄所得如常。亦無有間斷。此便是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久久純熟。身心兩忘。內  
外俱化。以爲人上。則止於仁。爲人臣。則止於敬。爲人父子  
朋友。則止於慈孝與信。何曾廢日用倫常哉。生前如是修  
來。死卽如是。直去生死。無加減。便是生死亦無間斷矣。不  
但吾儒如此。修持卽三世諸佛亦無非以無所得故而到。

再三指明  
爲放下塵  
緣後杜其  
弊竇也

般若波蜜多境界也。願君等從此放下一塵不染。但不可  
一放再放。時出時入。而誤此身何也。知得如此。纔是而猶  
再三放下者。必時迷時覺之。凡夫故願君等皆無之也。爲  
之歌曰。悟得如是來。卽當如是去。如有時開。自然無休  
息。

先生與同人遊峨眉。登紫霞峯。時春光明媚。花鳥嫣然。全  
真子不禁流連賞玩。先生曰。古有對境忘情。毫無所著者。  
非真如暢滿。性體圓明之士乎。曰。然。曰。若夫學養未純。塵

動者誰不  
動者誰饒  
他動去者  
誰讀者參  
悟參悟

緣未盡。一旦金玉縱橫。美色紛紜。兇魔突至。虎豹當前。動  
乎。否乎。全真子感然曰。動曰。將止之乎。抑聽之乎。曰。勢逼  
處。此止之。不能聽之。不可敢問。此際如何得了。曰。君試參  
之。全真子默然良久。不得其解。反問曰。設先生當此動乎。  
否乎。曰。動曰。止之。不能聽之。不可將如何。先生厲聲曰。饒  
他動去。曰。於意云何。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  
間。全真子大笑而作。

雲裳子曰。屢蒙指點。近始知得真意。自信有主。此後可無

此篇特爲  
苟安小成  
者痛下棒  
喝

復憂矣。先生曰：君等方於沙中淘得碎金，遂能永遠貞固，不復化爲塵垢乎？曰：如此直去，再不同頭，何得復散？曰：金性之堅，全憑百鍊，而後千鎚不碎，萬劫不消。君等之意，卽真却猶未經鍛煉也。何也？真空一點，不因動靜而有間，不因晝夜而有分。古人一真在抱，如日用衣食有此，則生無此則死。又如狼狽相依，並則能行，離則失勢。其精心陶鎔如此，故平居無事，外物固不可奪，卽變故當前，亦不絲毫惑亂。君等自思所得，果能處貧賤而不移，否處富貴而不

淫○否○處○威○武○而○不○屈○否○一○切○患○難○憂○疑○不○得○難○擾○其○中○使○  
我○此○意○稍○間○斷○否○不○然○雖○有○所○得○不○過○水○月○鏡○花○一○經○搖○  
動○遂○模○糊○莫○辨○欲○以○抵○生○死○脫○輪○迴○出○塵○世○入○清○霄○其○誰○  
信○之○願○君○等○於○此○際○劃○斷○塵○緣○加○意○培○養○務○如○釋○氏○所○謂○  
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地○步○方○可○謂○真○實○不○虛○耳○曰○鍛○鍊○之○  
功○當○如○何○精○進○方○能○不○負○所○得○曰○功○到○此○時○當○如○呂○祖○醒○  
心○經○所○云○常○起○怖○懼○心○慚○愧○心○歡○喜○心○決○斷○心○勇○猛○精○進○  
心○堅○固○耐○久○心○凡○此○等○心○須○以○大○智○慧○照○之○大○精○神○起○之○

正是丹朮  
此中庸至  
誠不息之  
旨也

此篇特爲  
著境著色  
者指出弊  
病不然其  
不流於外  
道者鮮矣

大力量任之。斯能無微不燭。無堅不破。無難不成。身混塵  
俗。志氣清明。此便是鍛鍊之道。雲裳子曰。唯予雖不敏。請  
事斯語。

全真子曰。一放下時。便儼然有物。有物而後覺。極微極細。  
不可名狀。敢請如如。先生曰。放下卽有此。固是矣。但有物  
而後覺。細微莫狀。此見則非也。夫微細之物。必有微細  
之功。而後見。乃可謂爲微細。今子方才放下。此意便見。然  
則爾一放下時。卽心卽微細乎。對曰。只知放下。何曾有微

逐幻心腸  
著色銅蔽  
一齊指出

細之見曰。既無微細之見。而此意便出。是此意非微細可知矣。不從微細得來。何得以微細見處之。不知此意本屬平常。不以平常養之。未有不爲爾細微之見散亂者。既已散亂。又不能不於微細之中。愈求微細。而此意愈不見矣。縱或微而又微。細而又細。亦能偶有所見。吾恐此見皆因爾微細之心。簸弄得來。並非初放下時天然之正意也。三教正宗。在後世看來。至精至粹。至細至微。究竟身親其事者。未有不自平常而進。惟其平常。故愚夫愚婦可知可能。

以下歷指  
細微之功  
微細之境  
卻皆天然  
自然而非  
知覺所能  
仿佛也讀  
者詳之

亦惟其平常故。普度民物。可以無漏。君旣入此正門。直當作日用之常。不能不有。亦不能必有。平其心而世情自淡。息其氣而天真自明明。者明其淡之實意。淡者淡其明之塵緣。自然無見無聞。中恍若有見聞。無色無相處。恍若有色相。心益無而氣益靜。氣益靜而心益無。卽曰未嘗無知。心不盡。無未嘗無意。氣不盡。息殊知心之恬淡無比。已化爲至清至淨之神矣。氣之和平至極。已化爲至清至淨之意矣。不假修而自修。我不過聽其自然。不待養而自養。我

佛云說法  
四十九年  
並未道著  
一字此即  
其指

不過順其天然。順天然而無天然。其心不言微而自微。聽自然。而無自然。其氣不言細而自細。甚者六根自淨。不染塵。六識自清。有塵不染。一團慈悲。儼若觀音在座。萬般智慧。無異文殊。當中所謂天地自然。穢氣分散也。何事以此審彼。化心神而爲二哉。君休矣。切勿以爲有道可修。有功可會。細想人世一切皆假。卽學道參禪。調神養氣等說。不過爲癡迷人作一指路碑耳。豈的的真宗正義哉。謹記此言。是爲至要。

妙喻可以  
解頤

同人功養雖有進境而動止語默間不免時起時落時斷  
時續先生憂之乃問曰囊言放下塵緣卽是修君等果放  
下否雲香子曰一事不染非放下乎曰否放下者不但放  
下外緣卽身心性命亦無不放下有如肩擔重物手捧要  
器從何放下必有落點實處而後可謂放下也不然只徒  
推開外事以爲放下如人墮水中手推波瀾求免陷溺吾  
恐隨手去來勞而無功終是隨波逐流無有落點之處焉  
得爲卽是修乎卽如此時相聚身心有在幾榻放下者有

放下實義  
此喻恰肖

在蒲團放下者。放下雖不同。而其實有落點。不至萍蹤無定。則一也。各請細思。究竟塵緣放下時。箇中一默消息。其穩當有如此否。其真實有如此否。離此則動。有此則靜。自信不疑。有如此否。雲香子等曰。然則吾等於放下塵緣之義實。未能得。敢請再爲發明。曰。人有六根。卽有六識。有六識。卽有六塵。所謂放下者。猶如收拾家具。藏於密處。而不復動之謂也。六根以意根爲主意。根不淨。餘皆飛揚。故欲放下塵緣者。莫如將心意徐徐向深淵處放下。不起一念。

此處工夫  
指陳不一  
然其所從  
入處各有  
不同不可  
以重複視  
之

不染一塵且不著放下之見五根自然與之俱放放到放  
不去處便是放下實地卽是身命落點處切不可忽過去  
亦不可有心探求曰敢問此地形狀方所如何曰者箇形  
狀方所惟實得此地者自知非可以言詞盡也當此之時  
确然儼然不可以言有不可以言無子思所謂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之意是也以爲動乎此意則穩如泰山以爲靜  
乎此意則極其活潑神而明之以爲無想也可卽以爲非  
無想也亦可虛者實之以爲無色也宜卽以爲非無色也

即此是輪  
迴無人  
在輪迴中  
矣可畏  
可畏

亦宜言談之間離此便覺無主私居之地有此便是得真  
古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以往實有如此  
妙義也君等不得此義縱修修燠千百劫亦無有了期何也  
此乃天人界聖凡關也有此一真無異靈珠慧劍可以降  
伏衆魔無此一真卽是朽骨行尸空生一世雖曰放下塵  
緣何嘗放下一刻乎謂爲卽是修誠有難以自信者嗟乎  
浮泛無主如此不必他年離生入死方爲輪迴卽今時彼  
時此無有定在已入輪迴久矣哀哉諸友悚然汗下於是

各求真正實際焉。

能放下即  
是實際得  
實際即是  
真放下非  
有彼此也  
特特指明

觀空子曰放下塵緣而後覺有真實所在不知如何先生  
曰如何放下放下如何曰覺得意往下沉便真實不虛確  
有可憑曰非意也是心也是知覺之心也放下時身又如  
何曰身與心等曰所得實際放下後始然乎抑放下卽然  
乎曰放下便得曰君誠能放下矣誠能身心放下而非以  
意放下矣但此間功夫務要詳明切不可放下爲功以  
得實際爲効也當未放下時塵緣疊起乃知覺之心爲之

以意逐意  
以心逐心  
此中迷者  
不少

及已放下後則知覺化爲真如浮沉化爲的確矣是心也  
在前如彼便是輪迴種子在今如此卽是仙佛根源連池  
云爲魔爲佛只在一心不信然我若以放下爲功以實際  
爲効未有不貪此實際而另以一心覺照者旣另有一覺  
照之心則所謂放下者又復提起矣何曾真實放下乎况  
以意逐意以心逐心不但實際不得卽得之亦未有不蕩  
散者故放下不得實際固不是卽得實際而不知復放下  
亦不是何也放下有得斯固爲菩薩道場有得而泥於所

重申前輪  
迴種子意

重補前覺  
照意說了  
又說提了  
又提剴切  
真摯

得則道場又變爲魔窟矣。一箇身心不放下則萍蹤無定。  
纔放下則真體如如。萍蹤無定者此心真體如如者亦此。  
心雖有動靜之殊。不過放下與不放下異焉耳。若等勿憂。  
其莫定亦勿望其如如。儘管一切放下。縱或動靜起居難。  
成一片。只要稍有靜定。便知放下久久純熟。自爾如是則。  
安。不如是則不安矣。書曰安汝止。飲厥止。釋氏曰慧而定。  
定而慧。卽是此義。不然功效之見。旣存得失之心。必出得。  
失之心。一出貪求之念。卽生貪求之念。旣生則放下塵緣。

此篇特特  
發明知覺  
真偽

以修真者未有不反起塵緣以亂真也。欲靜轉動欲純轉雜。烏乎可。吾故曰。切不可。以功效分之也。

行真子曰。先生言放下之後。不可以心逐効。因効生心。而放下後之實際。此心不能不知。豈非逐効乎。先生曰。誤矣。誤矣。放下便有實際者。自然之正覺也。若欲不知實際。何見。須知向所言者。非放下而後之正覺。是得實際而後之貪心也。夫有實際便有知。此乃因定而生之智慧。豈同於知覺乎。若以知覺求實際。此乃因効而生之貪心。豈同於

真知妄念  
一一對勘  
令讀者了  
然易悟

左顧右盼  
正是知覺  
妄念先聲

正覺乎。况定中之慧。原無知存。到此時自然。而覺故曰真。  
知。若逐効之念。先有知見。未必便得生擬議。故曰妄念一。  
因定一。逐効知之邪。正顯判於此。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顧。  
可忽哉。曰如先生言。因有實際而自知。則可未得實際而。  
想像。則不可矣。曰然。曰此後又當何如。始能免此諸弊。曰。  
不難也。如是放下時。儘管直去。且不可左顧右盼。想後思。  
前。稍有曲折。曰何謂也。曰何謂也。曰如是放下。則無心矣。  
無心之際。慧自生焉。生慧而後。仍如初放下。知也由他不。

此段指明  
真知自然  
功用

知也。由他萬不可因。有此慧則從旁生念以亂。此放下消  
息。故放到忘乎放下時。不因有而助。亦不因無而忘。然後  
此放下者。次第而進。卽次第而微。次第而定。卽次第而安。  
以至無人無我無地無天而入非非之境界矣。放下至此  
身心無有。性命俱忘。雖有萬種塵緣。亦無從住脚。人心有  
不死者乎。道心有不生者乎。心死神活。正此謂也。總之放  
下二字。是無心二字。注解要得無無亦無。又莫入直而不  
曲。昔人云。學道如鑽火。逢煙未肯休。正此直入之義也。行

從一念之  
間推見無  
窮應用絕  
大見解

真子歎曰。旨哉言乎。簡切至矣。予雖不敏。請嘗試之。有妻  
死而無以葬者。來求資助。衆皆矜憫。謀共濟之。先生曰。君  
等安知丐者非僞耶。復空子曰。丐者卽僞我。等憐憫之心  
自真也。先生曰。然。君得之矣。孟子曰。可欺以方難罔。非道  
此便是求在內。不在外之義。若時防欺詐心已外馳。則無  
主矣。由此觀之。吾人立身涉世。不有一定不移之理乎。曰。  
敢請妙義。曰。宇宙雖大。事物雖繁。吉凶二字。可以賅之。但  
吉凶二字。世人每平常略過。今卽世情論之。富貴聲華。非

吉凶以道  
爲衡千古  
定論

世所謂吉者乎貧賤夭折非世所謂凶者乎曰然推之刀  
鋸屈辱一切逆情之事皆以爲凶可知矣溫厚宴安一切  
順意之事皆以爲吉可知矣曰然然皆人情之常也曰雖  
係人情之常却非吉凶正論何也天下之吉者莫如道凶  
者莫如非道一吉一凶以道爲衡而世人不之知也惟君  
子獨明此義惟道是從若事與道遠縱富貴聲華一切順  
情之境亦不貪求以其凶卽在富貴聲華中也若事與道  
合卽貧賤夭折一切逆情之境亦皆樂受以其吉卽在貧

賤夭折內也。否。或趨炎附勢。只圖目前。無論富貴聲華。未必卽如所願。貧賤夭折。未必卽能可逃。卽此苟安佚樂。畏避艱苦心念。早爲天地所不顧。鬼神所不取。其凶爲何如。我是故有道之士。以道爲身家。以道爲性命。道之中若有所圖。道之外一無所知。時而順也。道卽在順處。現出而不爲順。迷時而逆也。道卽在逆處。見來而不爲逆。困生可舍。而義不可迷。故有殺身以成仁者。鼎可赴。而志不可奪。故有殉難以全節者。豈矯情哉。正君子之趨吉處也。彼以爲

引古作證  
匪夷所思  
然自是正  
論

凶者誤矣。豈沽名哉。正君子之避凶處也。彼以爲禍者非  
矣。世有違道而趨俗者乎。君子深以爲不知避凶也。世有  
樂道而忘世者乎。君子未有不以爲能趨吉也。道在卽吉  
道失卽凶。誠有一定不可移者。不見西山餓夫乎。當時吉  
在窮獨故。夷齊趨之不見。莘野耕夫乎。當時凶在桀廷故。  
伊尹避之死諫之。龍逢佯狂之箕子剖心之比干。竄吳之  
泰伯。諸如此類。誰非與道偕行而善於趨吉避凶之傑士  
也。若夫揚雄之事莽。蔡邕之從卓。一切違心害理之徒。當

君子儒小  
人儒正於  
此處分判

時未嘗不自許爲明哲而不知凶卽在所趨之內吉卽在  
所避之中卽或不無得意要不過一時世俗之樂烏知君  
子樂天知命之道乎諺云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  
小人豈不信哉凡此皆由心無所主求在外而不在我也  
君等果能高著眼孔永遠如今日周濟丐者之明天下雖  
無處不凶却自無處不吉也不然雖朝夕憂疑億逆何益  
於身心哉此中理欲之防眞有大吉大凶界限切不可認  
凶爲吉認吉爲凶而墮庸夫俗漢之見甘墮輪迴於不已

也。千真萬真。勿負空言。否則縱入西天佛國。亦是禽獸孽海矣。

清空子曰。先生言放下塵緣之義。屢矣。予等每有放下而著於放下者。有放下而仍未放下者。於卽是修之義。終不能得也。先生曰。君等猶未放下乎。猶未得放下而後之真意乎。皆由太用力而失之。助。或太輕鬆而失之。忘。故箇中消息。不現當前耳。殊不知人生宇宙。同一性天。卽同一真意。真意不得性天焉。明卽如吾等相聚談心。不有興會淋漓難也。

助忘二字  
真是害人  
鬼遣之不  
易化之極  
難也

提出凡心  
所以消滅  
處

之時乎。不有塵緣極淡之時乎。不有彼此相忘儼在清虛  
而一無所著之時乎。皆曰然。曰當與會淋漓時。凡心何在  
當塵緣極淡時。凡心何在。當彼此相忘儼在清虛。一無所  
著時。凡心又何在。曰不知也。不知也。但覺此時有一片淋  
漓景象。一點清淡心腸。一箇渾忘世界。若問凡心實不知  
消歸何有。曰果不知乎。吾當爲君等言之。衆皆肅然起敬。  
願樂欲聞。先生曰。當此之時。已無心矣。已無心於塵世矣。  
一片淋漓之興。一點清淡之情。與夫彼此兩忘儼在清虛。

越推越明  
顯

一無所著之景象皆無非君等之真意也。曰此等真意從何得來。曰無中得來。曰無中有此真意乎。曰無。卽性體。性自有真是真意也。卽性天之流露於當前者也。曰夫然真意原在性中。無俟他求矣。曰是也。誠在內而不在外也。曰真意原一。何以淋漓清淡渾忘各有不同。曰非不同也。與會淋漓與清淡渾忘之景象雖各不同。其時心意皆同一。藹藹之機而已。藹藹者性之妙也。性者藹藹之原也。有此藹藹則性見。無此藹藹則性忘。有此藹藹所以與會淋漓。

寫出藹藹  
真體

寫出藹藹  
本領

而塵不染。有此藹藹。所以清淡無欲。而性自全。有此藹藹。所以人我兩忘。儼在清虛。而一無所著。切不可二而視之。也得此而後。不煩用功。不煩言道。且不煩放下。塵緣以尋真。但覺藹藹之意。常在胷中。藹藹之情。常在象外。行也藹藹。則行卽有真。住也藹藹。則住卽有主。坐臥有藹藹。則坐與臥自渾全。而不亂。如琉璃有鐙。八方自明。如太極在抱。萬邪自息。卽其大而言。天壤一藹藹也。卽其微而論。一物一藹藹也。藹藹之慈。有如和風甘雨。觸物則生。藹藹之剛。

不啻夏日秋陽。大地皆透。仁敬孝慈。妙有無方。皆由藹藹而生也。家國天下。遠近不一。皆由藹藹而治也。佛法如天。不能外藹藹而有慧道。妙似海。不能離藹藹而有真溫良。恭儉。孔子之藹藹。如揭過化存神。孟子之藹藹。可推是藹藹也。真徹始。徹終。徹內。徹外。三教同源之命脉也。吾今開此朗朗法門。道此堂堂心印。願君等從此直去。無復遲疑。雖大道淵深。莫測底止。而此藹藹一意。卽無天人之分。聖凡之別也。跳脫紅塵。非此不能頓入。清空非此不能爲天。

指出藹藹  
造詣

藹藹有心  
性之別心  
之藹恐落  
知覺並非  
藹藹真體  
必從性中  
見得方爲  
真實不虛  
故能散見  
無窮

地司造化爲古今立綱常亦非此不能成已成人卽在此  
物壽世壽人亦在此物切勿平常置之以誤此真也

朝陽子曰昨聞先生真意卽藹藹藹藹卽真意之言當下  
儼然在卽自信不疑久又間斷何也先生曰真意原無休

息意者君猶未得真詮乎盍將所得爲予證之曰一點慈

懷勃勃莫禁世淡情真悠然意遠曰君等之藹藹僅心耳

宜乎暫而不久不能隨處皆見藹藹也曰然則藹藹之義

不僅慈懷乎曰然夫藹藹者性之德也心之良也逐處不

能無心。卽不能滅性。不能滅性。卽不能無真意。不能無真意。則藹藹之散見也。無窮曰。誠如斯言。吾等於藹藹之義。僅見一端。祈先生再爲詳道。曰。性雖無二本。心雖無二用。而動靜起居抑揚升降勢。又不能一轍。是以藹藹之真內藏諸心。則爲方寸之藹藹。外見諸情。則爲流行之藹藹。當其慈悲一團。不喜不怒。生矜生憐。此真意在內之時也。或發爲悲歌。或常懷拯濟。我則若南海之觀音。普度無窮。若從容一片觸境。生憐見物。生喜此真意流露之時也。或傍

藹藹發見  
又有內外  
剛柔之不  
同非箇中  
人不能道  
隻字

無作爲一  
語是認藹  
藹要訣

花○隨○柳○或○弄○月○吟○風○我○則○如○出○塵○之○高○土○隨○緣○度○世○至○若○  
精○神○陡○長○塞○滿○乾○坤○此○真○意○洋○溢○之○時○或○昂○頭○天○外○或○俯○  
視○人○我○間○則○象○金○剛○之○弩○目○降○萬○魔○而○不○勞○心○也○若○私○居○  
獨○處○不○染○一○塵○正○襟○危○坐○不○起○一○念○真○如○暢○滿○無○相○照○然○  
此○真○意○團○聚○之○時○或○機○若○雲○停○或○情○如○水○止○我○則○効○菩○薩○  
之○低○眉○歷○萬○劫○而○不○起○座○也○要○之○一○箇○真○意○時○溫○柔○時○和○  
暢○時○剛○大○時○恬○靜○情○雖○不○同○而○毫○無○作○爲○則○一○也○故○藹○藹○  
之○狀○隨○在○皆○見○隨○地○而○生○不○因○內○外○而○有○增○減○不○因○收○放○

並無間斷  
方是真性  
本體藹藹  
來由劃斷  
塵緣始得  
故曰在彼  
不在此一  
語結明

而有異同。雖心情神氣似有不同。究之言心而情與神氣在其中。言情而心與神氣備於內。不過欲分明此旨。不得不卽所發見而名之耳。真意藹藹藹藹。真意要無非本我自然之天性。見我自然之良心。而流形於行止坐臥之間。如溥博之淵泉。無時不出也。我縱間斷。又從何處間斷耶。曰真意如此。則不煩人事。而自無休息矣。曰又非也。子所道者。乃塵緣劃斷而後之天真。非塵緣未去以前。卽能如是也。果能擺脫無餘。清淨無礙。此藹藹真意。方能自然周。

極力排之  
掃去一切  
私見直待  
默然無語  
時始徐徐  
致問天然  
真機不覺  
應聲而出  
故前路持  
以序明非  
作默然也

流不息無勞君等過慮耳諸友於是豁然曰唯功夫原來  
在彼不在此

先生見諸友未能了徹解脫清淨之旨因問難之下極力  
排之衆皆默然無語有頃徐徐而問曰君等此際塵緣已  
了乎道見已窮乎未審此默然無語時究竟有此見聞否  
光風子曰塵緣已忘道見已盡見無所見聞無所聞曰無  
所見聞試道景象如何曰並無景象從何而道卽道亦多  
言矣曰姑坐閒談何礙曰我於此道內無我見外無物見

一片清淨景象。○ 忱在羲皇所云穆穆肅肅。○ 此其似之先生。  
顧問衆人曰。○ 皆然乎。○ 曰。○ 然。○ 曰。○ 皆無見聞乎。○ 曰。○ 然。○ 曰。○ 旣無見  
聞。○ 何以有清淨羲皇之說。○ 穆穆肅肅之言。○ 耶。○ 光風子曰。○ 先  
生云。○ 姑坐閒談。○ 故亦姑應之耳。○ 然則君等皆虛語乎。○ 衆曰。  
非也。○ 其景象實有如此。○ 曰。○ 此意目見之乎。○ 耳聞之乎。○ 亦幾  
經思慮而後有此說乎。○ 曰。○ 有如此意。○ 便如此言。○ 何敢誑語。  
先生大笑曰。○ 旣無見聞。○ 猶能真實不虛如此。○ 非卽君等之  
真意乎。○ 且知其穆穆肅肅。○ 益非思量。○ 非卽君等之藹藹乎。

眼前卽是  
騎驢覓驢  
說破令人  
噴飯

了徹語何  
等等捷便

再爲指陳  
一遍不覺  
耳目一新

試問來日用功特求真意且特求藹藹會見及此否諸友  
同聲鼓掌曰然然此誠真意也此誠藹藹也此誠不煩人  
事而自真意藹藹藹藹真意也先生屢言放下塵緣卽是  
修我等不得其旨卽著一放下之見故於卽是修之義終  
不了然今而後知得塵緣是塵緣便是放下矣且知無塵  
緣自來無塵緣便是卽是修矣先生曰善哉善哉彼此徹  
矣紅塵從此斷清淨從此來矣不煩參悟如來卽在當前  
不煩培修妙諦原來如是一朝掃去萬古塵埃一時醒悟

平生夢寐所謂水斷蛟龍陸剗犀象之慧劍固如是也。知得此旨修亦無可修養亦無可養助亦無可助忘亦無可忘予嘗謂朗朗法門非此解脫之旨乎堂堂心印非此清淨之義乎本來面目今誠見之當前圓滿報身今誠得之平常矣。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有不無卽有卽無此中消息誠有真實不虛不可以恍惚杳冥抹煞如此者諸友皆大醒悟遂相誓永不入夢且曰承先生指引徹此禪關真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先生曰自今以往諸君猶願常居

重複倒問  
令人追念  
前路有不  
堪回首者  
矣

引經作證  
可見所得  
真實不虛

紅塵否曰不也猶願直上清虛否曰不也猶願成仙成佛  
作聖作賢常住梵天永證虛無而著不去不來之見否曰  
不也不也不生此等見以再入塵俗也夫客緣未了固屬  
凡夫道見未忘亦是俗漢仙佛聖賢等念亦是生生死死  
人人我我是是非非去去來來之人心世尊云一切有爲  
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又如電當作如是觀我等醒此大乘  
所以決無如此妄念也先生曰然明得金剛之義矣經云  
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今信之否曰信曰又信以三十

反復再問  
令人恍惚  
迷離東西  
莫辨及與  
指明原來  
如此不覺  
掃盡雲煙  
青天頓現

如何供養  
供養如何

二相見如來之言否。曰不信。曰據君所見。豈非以無相而後可見如來乎。曰然。曰既有此見。便是以無相見如來。既以無相見如來。不又著空乎。既是著空。則是有所著而生其心矣。經云無所住而生其心。且云如來無所說法。義又何說。諸友曰嗟。此經誤我幾墮。於有見無見有相無相中矣。吾今將焚其經。廢其說。以免誤我將來。曰無須也。能作如是說。卽是能謗佛。以成佛毀法。以成法者。經云若以如來有所說法。是爲謗佛。不見如來。正是此旨。何勞焚之。廢

道者知之  
聞者知之  
後之讀者  
則茫茫矣

今人只知  
談無極而  
太極太極  
生兩儀似  
乎既生之  
後遂有此  
無彼即回  
想彼處亦  
無所置啄  
得此一辨  
可謂再開

之乎諸友又鼓掌曰如是如是此經妙諦無復疑矣吾等  
又當供佛如佛塔廟矣先生曰然然然不妨供養此經以  
免再入紅塵

先生曰君等窮理有日請問太極中有兩儀否曰有曰除  
却兩儀外有太極否全真子對曰除却兩儀卽太極也曰  
除却兩儀太極在何處曰太極本無極旣云無極則無方  
所矣有拾沒處可尋曰無處可尋太極不已荒渺乎曰似  
也曰旣屬荒渺則子之求真求太極是求荒渺矣旣求荒

天地矣

層層翻駁  
明白乃知  
太極兩儀  
是二是一  
是一是二  
前人太極  
圖說不可  
岐及矣

渺則子亦荒渺矣。猶得謂之真。既然非矣。何以見太極之  
功用無爲之有爲耶。莊子云。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  
爲。然則此言非歟。全真子不能答。先生復曰。君等如何衆  
皆默然相視。先生曰。噫。此處不明。則所言解脫之門。清淨  
之路。浮泛無憑矣。夫太極之不能無兩儀。猶性天之不能  
無動靜。若以太極兩儀爲一事。則易不云太極生兩儀矣。  
以爲太極兩儀是二事。則大道豈有二本乎。故言太極須  
知太極之兩儀。言兩儀須知兩儀之太極。且當知無時不

千古智愚  
同生同死  
茫不自知

此處不明  
何異外道

見兩儀卽無時不見太極無時不見太極又無時不見兩  
儀而後兩儀在太極之中而不混太極在兩儀之內而不  
淆不然天地開闢以來但見時行物生誰知太極爲之主  
人自有生而後但知起居動靜誰知性天爲之主見萬物  
而不見太極是與物俱流也知作爲而不知性天是隨情  
而蕩也將靜中以求性天乎已著靜見將動中以求性天  
乎已有動情且也去塵便有去塵之見求真便有求真之  
心何時始能解脫何時始能清淨乎縱兩見俱除聽其自

提出主腦

無心可以

賅太極兩

儀之全此

義篇篇皆

有故只籠

說其故

然又未有不落於泛濫無歸者將如何而後可衆皆不得其解同請所以先生曰豈難事哉吾言之久矣太極無形象者也性天無作爲者也旣無形象而以形象求之則遠矣旣無作爲而以作爲求之則悖矣旣悖且遠將從何得此實義耶不過曰無心而已矣曰無心即可備其事乎曰天地以無心成化聖人以無心成真行能無心天性卽於行處見住能無心天性卽於住處全坐臥能無心天性卽於於坐臥處形其妙推之語默取舍一切世情皆可以無心

無心即可  
以見有主  
篇中不說  
有主恐有  
主見以無  
心則無心  
即非天然  
即不得其  
主矣此說  
法而杜弊  
之至意也  
二弊俱無  
非有主乎  
然一有主  
見則非也

而全其天性也。曰：逐處無心。天性自見。有如萬物可以見  
太極。斯固然矣。敢問：無心之中。猶有主否？曰：既無心矣。何  
主之有？曰：不流於泛濫乎？曰：泛濫者。萬象未空。隨物而流。  
至若無心已。且忘矣。外物何知？既無外物。空濫何有？曰：不  
又流於枯寂乎？曰：枯寂者。先有萬物。皆非之見。而後強入  
虛無之謂也。茲則無取於物。亦無舍於物。既無取舍。卽無  
是非。既無是非。並不寂滅。何有此弊？曰：先儒云：方寸貴應  
應。則有物。所謂有物。卽有主矣。此說非歟？曰：不然。所謂無

申明不言  
有主之故

仍從無心  
發明從此  
細勘主在  
何處乃知  
不言有主  
而第言無  
心之妙用  
秒旨也

心非無主也。乃無心而後自然有主也。曰：方言無主。又云：有主不矛盾耶？曰：非矛盾也。先生有主之見，以求無心，則心必不能無。吾所謂無主者，恐著有主之見，以求無心也。曰：如此，則仍是有主矣。曰：君但無心，主之有無且不必問。曰：先生何妨一言以釋羣迷？曰：君能無心，萬緣俱寂，萬緣寂後，一真自明。自明者，何非所謂藹藹乎然？特無心之妙耳。非所謂從容乎然？特忘心形耳。非所謂無障無礙乎然？特無心之圓通耳。非所謂不動不靜乎然？特無心之一義。

申明立說  
全旨

大道非語  
非默故即  
言默可以  
得其真詮  
此非箇中  
有之則落

耳。非所謂有想無想非語非默乎。然特無心中之氣機耳。  
總之一說無心萬態俱消。衆理自備。縱有莫測之天然皆  
是無心。後之枝葉吾所以曰子但無心。莫問前程主之有  
無。姑且聽之也。諸友得此肯要。於是皆知全此天性以外  
絕不起一塵。

覺空子問曰。大道無方所形狀。擬議旣難。作爲不可。不將  
流於茫蕩杳冥乎。先生曰。大道雖不可擬議作爲。然未嘗  
不可以言默發其真詮也。曰。若然。請卽廣爲天下後世啟

邊際默則  
著色相篇  
中爲言爲  
默出歷指  
天道真宗  
如繪水繪  
風真是傳  
妙手

寫出無方  
所實義

此方便法門曰所謂無方所者非無邊際之謂耶無形狀者非無色相之謂耶曰然曰今有人以爲道必倚東信否曰不也道必倚西信否曰不也道必倚南倚北倚上倚下信否曰不也不也道原無倚也是倚也非道也非無倚之道也曰六合皆無所倚中可倚乎曰中亦不可倚也倚中與倚六合無異也曰然道原不可倚實亦無可倚也彼有以倚爲道者皆知覺之心爲之也所以曰道無方所又有人指精爲道指氣爲道指神與身心爲道又信否曰氣非

寫明無形  
狀實義

道也精非道也神與身心皆非道也何也道雖有精氣神  
與身心却不可卽指精氣神與身心爲道也曰然此僅精  
氣神耳知覺形色耳烏足以爲道然則指虛空以爲道信  
乎曰此特虛空耳豈可以言道曰然色固非道空亦非道  
有如是也設指色以爲道僅色人耳指空以爲道僅空人  
耳烏能知得非空非色之大道所以曰道無形狀覺空子  
曰雖然究竟道中妙義敢請再爲詳道曰君今倚東西否  
倚南北否倚上下與中否曰不也余雖不敏何敢有所倚

虛托言不  
足以形方  
所形狀

虛托默不  
足以形方  
所形狀

以誤此生曰除却六合與中而外終無倚乎若以爲有更  
從何處著脚若以爲無何以不至杳冥覺空子此時若欲  
有言而終無所言先生曰今有精見否氣見否神與身心  
見否虛空遙遙見否曰無也余雖不敏何敢有此俗見以  
誤本來曰除此空色諸見而外卽無見乎猶有見乎以爲  
無見必入杳冥以爲有見見箇拾沒覺空子若有欲狀而  
不能狀者然先生曰君欲言之以盡道乎曰然曰今不能  
言將欲默然以形道乎曰然曰究竟爲言爲默曰欲言言

不足以盡欲。默默不足以形此。中微旨實有付之。無可如何者。曰。吾代君言可乎。曰。可。我曰。君以道無可倚。卽如目前。除却六合與中而外。猶有倚處否。曰。有。曰。有箇拾沒。曰。有箇不倚東。不倚西。不倚南北。上下與中處也。曰。究竟何處。曰。卽是不倚處。先生鼓掌大笑曰。然。然卽是處也。卽倚是無方所之處也。豈杳冥哉。豈誑語哉。如是如是。君知我知誰云。不倚誰云。有空此誠可以爲天下告者矣。由此以思。除精氣神身心虛空而外。有見狀否。曰。有。曰。有。是何狀。

無形狀之  
形狀脫口  
如生

引六祖語  
註明真宗  
實義  
從默處見  
道從無字  
句處傳道

曰有箇非精非氣非神非身心非虛空狀也。究竟何狀。曰  
卽是無所見狀。先生又大笑曰。然然。卽是狀也。卽見是無  
形狀之形狀也。此誠不因有住而住。不因無住而住者也。  
豈憑空擬議哉。豈高談玄妙哉。如是如是。君有我有。誰云  
有見。誰云無見。此誠可以爲後世狀者矣。由此想來。道無  
方所。却有定位。道無形狀。却有法身。六祖云。本來無一物。  
此卽無物之本來實際也。覺空子曰。言足以盡道。今於先  
生見之矣。敢問默亦足以盡道乎。先生不答。又問。又不答。

歷歷如見  
然知之者  
鮮矣

一結尤悠  
然不盡覺  
大道在  
不離不即之  
間亦啞然  
而笑也

覺空子欲窮其義由再問以至數十問但見先生起居動  
靜毫無定所兩耳若聾兩目若瞶竟忘乎覺空子有此一  
問而終無所答覺空子於是若信若疑似悟似癡啞然而  
笑悠然隱幾而臥

先生問全真子曰近日所得如何對曰似有心得曰何得  
也曰內不在身外不在物且不在空有一明明白白實實  
在在處子確然自信不疑曰明白實在而外有一信心乎  
卽此明白實在而信心乎且明白箇拾沒實在箇拾沒曰

我信此明白却明白自信信此實在却實在自信非有彼  
此二物也曰於雜念生時如何曰明白實在處自知自覺  
曰雜念息後又如何曰依舊一明明白白實實在在而已  
曰子得本來心體矣以後須勤勤加勉急急用功勿負此  
光陰也曰如是而後猶有功可用有力可勉有心以惜光  
陰乎曰噫是何時吾特言勤勤急急者是爲君對證發藥  
也既得此明白實在地方果能時時護惜不至一時間斷  
抱如雞卵養如龍珠如珠之附繭於臍間鼈之伏子於彼

比擬親切  
了當

岸坐也。若有所思。臥也。若有所見。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啻捧玉持盈。惟恐些微放失。此寶則碎。此水則傾。縱或游思維念。不免紛飛。不過不使他汙染。此寶墮入此水而已。豈可棄手中貴重活潑之物。驅彼些些之塵垢乎。詩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蓋古之善於存養者。如此。若念生慾起。便向外馳逐。何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况小心翼翼。佛已登堂。縱有千廩萬狀。縈繞其間。終必拱手皈依。不惟不必棄絕。且不必過於知覺也。無亦何妨。有亦何

妨○退○修○文○德○所○以○蠻○夷○率○服○也○曰○然○則○一○切○妄○念○皆○可○聽○  
之○乎○曰○當○妄○念○起○時○知○其○爲○妄○念○否○曰○知○曰○既○知○猶○以○妄○  
念○爲○是○否○曰○既○知○其○妄○豈○猶○是○之○乎○曰○既○知○不○是○則○此○妄○  
念○已○出○諸○大○門○之○外○而○不○能○入○室○矣○何○事○勞○心○勞○力○以○棄○  
絕○之○耶○然○則○所○謂○靜○有○存○動○有○察○者○非○歟○曰○靜○有○存○者○不○  
過○明○白○實○在○之○地○不○使○其○間○斷○也○動○有○察○者○不○過○內○察○我○  
明○白○實○在○之○地○曾○爲○塵○緣○雜○亂○否○也○若○此○信○心○處○未○嘗○稍○  
間○不○言○存○而○自○存○矣○何○須○另○用○一○番○心○力○以○扶○助○之○耶○既○

問者性情  
率易故特  
以勤勤急  
急告之誠  
恐閱者過  
於認真以  
致滯著故  
於此提明

知此物未嘗雜亂則不察而已察矣何須另用一番心力  
以驅除之耶此雖極切極密功用却係至常至便塗程以  
爲此屬易事勢必流於泛縱固不可以爲此實難事心必  
過於拘束又不可古所謂嚴立課程寬著意思者正此之  
謂也勉之勉之此係學道人終身成敗所關不可泛泛混  
過覺空子曰師與全真子言者非卽菩薩座乎先生曰然  
此眞菩薩座也曰大道非有非無今爲此說不落於有乎  
曰然此眞如實地原來非無也曰我等得師心印先生指

非有非無  
兩路夾寫  
菩薩此座  
朗若列眉

明固悉其指五百年後人不將以形色疑之乎曰吾言有者雖云菩薩却非菩薩是名菩薩此座亦然何得以色相疑之曰旣非形色所謂有者已無矣豈果有乎曰然真如實地原來非有也曰我等與先生同學講明無容過慮五百年後人不將以虛渺疑之乎曰吾所謂無者並非恍惚杳冥枯木死灰之謂也何得以虛渺疑之曰旣非有非無敢問菩薩此座此座菩薩究竟何所取義而后言有而不落於色言無而不落於空曰菩薩者本來面目也菩薩座

者本來面目之實地也。知得本來面目。並不虛渺。便是菩薩座。以爲有乎。却無色相。以爲無乎。却非虛空。惟當局者自信其菩薩此座。而非無亦惟當局者自信此座菩薩而非有也。彼以有爲言者。吾知其所言有者是。有也並非菩薩此座也。彼以無爲言者。吾知其所言無者是。無也並非此座菩薩也。何也。此座菩薩菩薩此座在。有無而外。却非有無也。曰有無之中。猶有此菩薩座否。曰有。曰既有矣。何以在有無而外。曰在有而不泥於有。在無而不拘於無覺。

層層挑剔  
醒豁之至

指出此際  
功大誠非  
局外所能  
知也

空子恍然曰原來此座菩薩菩薩此座雖在有無之外原  
卽在有無之中在有無之中却常在有無之外矣先生曰  
然然然此座菩薩原來如是菩薩此座原來如是君但如  
是不必言菩薩菩薩常在供養之中不必言此座此座常  
在真如之內矣此中妙義真有難爲外人道者言已長歎  
而作曰菩薩菩薩此座此座

鍊氣子曰古有誦彌勒下生經者或別之曰天上無彌勒  
地下無彌勒究竟彌勒在何處先生曰君問彌勒須知下

彌勒下生  
實際真情  
數語寫出  
是由筆妙  
亦由義妙  
故成此妙  
文

生之義始得曰何也曰彌勒不下生從何得知得見曰既  
云天上地下皆無彌勒猶得云下生乎曰惟其下生所以  
不在天上不在地下曰天上地下都無彌勒下生何處曰  
正在何處曰究竟何處曰卽究竟何處也曰不解所謂曰  
不解彌勒乎不解下生處乎曰俱不解曰君旣不解猶思  
解否曰惟其不解是以求解旣是求解豈不思解先生鼓  
掌大笑曰彌勒下生矣衆皆茫然先生復笑曰彌勒下生  
當前矣衆仍茫然先生曰我之彌勒下生君等不見豈君

等之彌勒下生自亦不見乎諸友亦茫然不知所指先生  
曰坐吾爲君等道之諸友圍坐當前豎眉側耳若持滿弓  
矢將欲中的者然先生曰君等此時有知乎無知乎有見  
乎無見乎皆應曰無知無見曰無知無見何揚眉瞬目持  
滿如是曰將以求知也將以求見也曰欲求知見之心雖  
不可以爲有知見若以爲無知見可乎曰不可雖無知見  
存已有知見機勢曰有知見機勢卽以爲動也可乎曰非  
動也似動非動也曰以爲靜也可乎曰不可靜而不靜勢

答語處處  
描出一彌  
勒影子卻  
毫不漏洩  
妙筆妙文

已勃然矣。曰：君等如此。此點真意。以前有乎？以後有乎？曰：前也。無此後也。無此。曰：旣非前後。又非動靜。且非有非無。由此觀之。彌勒何時下生。彌勒下生何處。當必有默會其旨者矣。衆省曰：然。然。無惑乎。彌勒非動也。彌勒非靜也。彌勒非有也。彌勒非無也。彌勒非內。非外。不在天上。不在人間。不在以前。不在以後也。天地之開始。於彌勒。日月之明。始於彌勒。四時之序。始於彌勒。萬物之生。始於彌勒。非彌勒則天地無由開。非彌勒則日月無由明。非彌勒則四時

處處從彌  
勒下生真  
際指問

無由序萬物無由生也。但彌勒之靈妙如此。其奇彌勒之  
往來如此。其速彌勒之形狀如此。其神彌勒之權衡如此。  
其專敢請如何。始能長養此不二之物。長有此不測之原。  
曰不知也。不知如何。而後能長養此不二之物。長有此不  
測之原。曰旣承指引得見此佛。設不發大慈悲。詳爲解說。  
終負指引之意矣。曰彌勒果有乎。曰無也。彌勒果無乎。曰  
有也。彌勒果不有不無乎。曰非不有不無也。曰今求養彌  
勒之見。有乎無乎。非有非無。卽有卽無乎。曰不有也不無。

以如何二字描寫彌勒神情工趣逼肖逼真

也。非有非無。卽有卽無也。曰。以此知見彌勒尸骨且朽矣。猶得云養彌勒乎。曰。不可以有求。亦不可以無得。敢問當如何。曰。爾自思之。當如何。曰。原不知當如何。所以特求指示。其如何。曰。君旣不知當如何。又何必問我爲如何。曰。何也。曰。我自得聖師真傳。懵懂一生。含混半世。益不知其爲如何。且不知其爲如何。而更當如何。於是無如何之中。時有如何之意。有如何之意。時在無如何之中。不知不覺。遂成一彌勒世界也。已時有禪客在坐。笑而問曰。先生喫飯。

妙想妙聞  
非此旁觀  
不能烘出  
彌勒真面  
曰托出彌  
勒下生大  
精神

乎○曰○喫○穿○衣○乎○曰○穿○曰○如○何○喫○如○何○穿○先○生○大○驚○曰○予○懵○  
懂○一○生○含○混○半○世○却○未○嘗○細○究○如○何○穿○衣○如○何○喫○飯○而○自○  
然○穿○衣○喫○飯○自○幼○至○壯○以○至○今○日○子○問○如○何○我○亦○只○覺○無○  
可○如○何○而○自○儼○然○穿○衣○喫○飯○也○曰○先○生○穿○喫○且○不○知○其○爲○  
如○何○則○天○如○何○開○地○如○何○闢○日○月○如○何○明○四○時○如○何○序○萬○  
物○如○何○生○猶○得○知○之○乎○曰○未○嘗○知○也○而○亦○未○嘗○不○知○也○曰○  
穿○喫○且○不○知○烏○知○天○地○之○造○化○曰○誰○云○不○知○曰○先○生○適○所○  
言○者○非○耶○曰○未○也○曰○然○則○何○不○直○道○如○何○穿○衣○喫○飯○曰○言○

結出彌勒  
下生全旨

之○悉○矣○子○猶○未○聞○乎○曰○何○言○之○曰○穿○衣○如○何○喫○飯○如○何○天○  
地○如○何○開○闢○日○月○如○何○光○明○四○時○萬○物○如○何○序○與○生○言○已○  
良○久○禪○客○終○不○能○解○艱○然○而○去○先○生○歎○曰○不○曰○如○之○何○如○  
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諸○友○於○是○悟○得○如○何○之○旨○以○  
後○同○一○懵○懂○不○知○其○爲○如○何○不○求○其○爲○如○何○而○各○相○安○於○  
無○可○如○何○以○終○老○於○無○何○有○之○鄉○云○爾○

光○風○子○曰○彌○勒○下○生○之○義○已○聞○其○妙○矣○但○此○彌○勒○於○閒○居○  
獨○處○便○能○朝○禮○於○應○事○接○物○每○難○皈○依○何○也○先○生○曰○知○彌○

此段虛虛  
寫個影子

勸之義而不知溫養之道耳。曰何謂溫養？曰溫養者不著於彌勒，自能醞釀彌勒也。閒居獨處，不倚不住，故能一片神行，含蓄於方寸之中，卽應事接物，不悖不流，亦能神行一片渾融於神明之際。覺空子曰：其義云何？曰形雖有動靜之分，養却無動靜之別。當此之時，恍在心目之間，雖無所見而却有所見，儼然憑依之地，雖無所聞而却有所聞，儼然者如此，茫然者如彼，不思却思，無得有得有如是也。覺空子曰：然我於此際，兩相知而兩何所知，兩相照而兩

三教本來  
同揆合轍

何所照。是否溫養之義。曰彼此關照。人神相通。可爲溫養之法。而未盡溫養之妙也。曰敢請妙義。曰君欲聞溫養之妙乎。欲妙溫養之功乎。曰我雖不敏。願進一程。先生曰。彌勒者。如來之別名也。天地有此。則爲初開之混沌。民物有此。則爲初生之本來。吾儒設教於此。義曰一曰誠曰天道。曰性道。太上設教於此。義曰月窟曰天根曰元始曰靈寶。世尊設教於此。義曰如來曰菩提曰眞如曰彌勒。皆無非此不二之物也。散滿人間。則無處不在。無物不有。退藏於

玄關先著  
全在此時  
此意得真  
以下功夫  
如推順水  
舟矣

密則天上不見人間不聞所謂陰陽莫測其妙天地莫喻  
其機關者也。今爲君等詳道之。當其退居無事萬緣俱淨  
一念不生時。雖未入妙而天地歲時山川景物早已悠然  
忘之矣。卽此忘世之時。塞兌垂簾平心細氣微微將全體  
一齊放下。神也如倦氣也如絲心也入水意也如愚奄然  
不知所之。確然又有去路以爲醒乎過去固不知矣。以爲  
夢乎來路猶可覺焉。恍若將寐未寐儼然有知非知。雖不  
泥此却不離此。雖未離此却不迫此。一刻乎半刻乎一時

彌羅無上  
妙有玄真  
恢漠神通  
清微境界  
曲曲寫出  
的的傳明

乎半時乎倏焉撒手懸崖與此不離不卽之境似知非知  
之地化成一片合作一團不啻水月交輝而無水月水乳  
交融而忘水乳無邊際不必尋邊際若有弘大之見則散  
矣甚細微不必疑細微若有莫測之知則紛矣極真實不  
必著真實若有落點之見則淆矣了了焉非知見昏昏焉  
非糊塗以爲明耶却暗甚以爲實耶却虛甚以爲有耶却  
無甚以爲微耶却顯甚忘而不忘存而不存得而不得識  
而不識晃朗太玄如是乎我却洞中玄虛也天地自然如

補明救弊  
功用否則  
誤我兒孫  
矣

是乎我。却與道合真也。身當此時而無身。渾元卽身也。心當此時而無心。渾元卽心也。神當此時而無神。渾元卽神也。意當此時而無意。渾元卽意也。其或心生此際。若將有知。速速轉念可也。豈可聽此野猿跳蕩。擾我乾坤。其或情出此時。若將有覺。輕輕勒回可也。豈可任此劣馬馳奔。破我混沌。如是如是。常常如是。自然定歸大定。靜歸大靜。復還盤古未生以前之太極。而爲再生天地。重整乾坤之如來。彌勒之元始。靈寶之性道。天道也。雖然。此中微妙。不可

憑空描寫  
神情前幅  
工夫愈覺  
微妙

言罄聊卽口能傳意能會者爲君等搭一緩步雲梯耳意  
外之言言外之意神中之妙妙中之神實在君等心體而  
心會之也多言何益爲之歌曰西湖水滿忘西湖夜半晴  
天似有無孤舟獨臥寒江內神行一片滿方壺象天天不  
見察地地已無忽然鐘聲敲古寺乾坤搖曳實也虛君請  
睡莫模糊更莫問君家何如上古家園今不遠輕舟隱坐  
上皇都星已香月已無依樣便是舊葫蘆無窮歲月任君  
居待到子時天破曉花滿青山水滿湖

此章特爲  
刻意求學  
而不知克  
己誠身者  
立說非故  
與前說相  
反也

雲裳子曰先生昨所發明功太細微義太精妙不能深體  
惟目下所見恍在目前非無非有因與不卽不離不知是  
否先生曰功之是非且勿論卽君此問離道遠矣曰何也  
曰本來性體原無有物故無容理會若理會而後有則是  
自外來矣猶得謂之本來乎正是畫蛇添足也已曰不理  
會功何由進曰功之進與不進在欲之除與不除君發願  
一切塵緣誓不再染萬般妄念誓不重生果能心不外染  
一無所倚念不内生毫無所見則人欲日潛日消外物日

遠日淨天理有不日純日熱者乎夫一時無著便是一時  
天真一刻不染便是一刻天性由一刻以至刻刻由一時  
以至時時斷了又續續不使斷忘了又存存不再忘進寸  
得寸進尺得尺則所謂常惺惺者自然不復夢夢矣切實  
功夫莫加於此冥心靜坐何爲哉今而後儘管整頓精神  
猛施鞭策卽將發誓願時精神發誓願時剛斷挈在手中  
服膺勿失務要做箇一息千古的手段一時終身的丈夫  
決不稍寬寬則便是欺已決不再緩緩則便是欺心姑勿

學者只知  
以參悟修  
養爲功不  
知如此切  
實存省  
察即是至  
誠盡性爲  
成道立德  
根本

問蒼天容我否。羣師悲我否。諸天仙衆列地神。祇鑑察我否。但捫心自問。當初發願時如何。如今守願心如何。反覆詳察前後細想。諸有差池背謬。便是自甘墮落。自入沈淪。猶待彼蒼問罪列師痛責。天地神祇處治乎。早已不堪自問矣。如此朝乾夕惕。日就月將。不肖放鬆一點。稍寬一刻。負我初誓初願。則不必言功用。而此一點真精神真力量。未有不結聚而成丹者矣。者付鐵打心腸。堅貞氣槩。未有不冲開鴻濛。掙出世界者矣。孰能禁其飛騰變化哉。勉之。

勉之願與君等破此鐵圍城過此火燄山而同登彼岸也  
家屋成敗劫運去來此身生死等等念頭從此一刀兩斷  
誓不重與君等提起此心此志悠悠蒼天

真空子曰先生言欲必靜而後理乃純固萬古學道通義  
但時防私欲此心不已縈繞無休乎曰所謂內不起一念  
外不染一塵者非縈繞不休不過心要常惺不使欲勝耳  
曰不使欲勝非時刻隄防乎曰非隄防也心鎧不滅也果  
能正覺常明隨時護蓄如風前之燭則一切塵緣自然消

曰見克復  
天下歸仁  
神妙如此

此解的確  
不移

滅何縈繞不休之有。曰不與克己之義相背乎。曰心鑑不  
朗。正覺不明。一切私欲憧憧往來。明從爾思。所以欲求復  
禮而不能。誠能心如太虛空明廓徹。懸於兩大無際之間。  
則我見自除。我見既除。則人見物見種種雜見自冰消瓦  
解矣。克己之功正當如此。何云背耶。曰先賢謂克己如克  
敵者。非歟。曰己卽私也。克己勝過私欲之謂也。不曰去而  
曰克。其中早已有勝之義。豈臨時而後爭勝負乎。丹書曰  
敬勝怠者吉。理勝欲者昌。卽此義也。曰己克而後又當如

此段當與  
前段彌勒  
玄關口訣  
參看乃得  
其專前一  
段非此不  
知所養何  
物此段無  
前不知功  
養精微

何用功曰善哉問已克則欲寡欲寡則理純當其時卽以  
所得理純之意時時調養燠如堅金真有顛撲不破之勢  
此便是一無所有之純陽也以此純陽再加功養養到十  
分純熱雖有塵緣不能間斷而後卽以此意退藏於一無  
所有之際且能自信一無所有之中而此意猶存於是復  
以猶存之意無之又無下窺一無所有之純陰兩相喜慕  
漸近漸親愈親愈近親近之極亦不自知有意無意使覺  
有一純陰之意以相投自然此不著乎此者彼亦忘乎彼

者彼忘乎彼者彼亦不著乎此矣彼此兩忘如水投水上  
下相混以風遇風不知不覺劃然陶然而成一無天無地  
無人無我之世界焉邵子曰玄酒味方淡太晉聲正希義  
正如此曰功夫到此固是大定大靜未知不到此際可以  
言道否曰千古心法以此爲歸不能稍易孔子不到此不  
能絕四顏子不到此不能如愚太上不到此三元不能混  
世尊不到此四照不能空此乃太極之樞機造化之斗柄  
也設欲寡而後卽不進步便是一陽在天有如剝卦終不

能一陽在地以復天地之心矣。自古真修未嘗無人而到此。每每止步。此所謂望道而未之見也。惜我君等素具慧根。盡從此奮進一步。務使此一無所有之純陽與彼一無所有之純陰兩相交融。合成一片。而後兩儀盪成一太極者。太極從此成圖而開天也已。謹記勿負此係性命成團元始復生之要義也。

光風子曰。彌勒之義。平日固當純熱。未審事至物來。彌勒能現身說法否。先生曰。平居無事。彌勒則爲清淨法身事。

至物來彌勒。則千百億萬化身矣。若不能說法。何以見彌勒之神通。曰。無事非靜。有事非動。今云說法。彌勒不亦動乎。曰。非動也。是彌勒之靈明不昧也。當無事。見彌勒無有其靈。不見如鏡在匣中。及事物當前。靈明朗徹。是非得失。成敗利鈍。莫不畢現。箇中非彌勒動。是事物有是非得失。成敗利鈍也。曰。彌勒知乎。曰。何知。何不知。曰。此時無知。則彌勒無靈。此時有知。則彌勒已動矣。曰。事有是非得失乎。彌勒有是非得失乎。物有成敗利鈍乎。彌勒有成敗利鈍。

正爾鄭重  
說理忽然  
插入此問  
幾不情  
待細細推  
出原委彌  
勒說法之  
義笑口而  
破真是廣  
長舌善於  
說法也

乎○曰○有○者○事○物○彌○勒○則○無○也○曰○彌○勒○既○無○何○得○以○動○名○之○  
曰○因○事○物○之○是○非○得○失○成○敗○利○鈍○而○流○故○謂○之○動○也○曰○君○  
在○家○常○窺○鏡○否○曰○窺○鏡○曰○家○中○老○幼○常○窺○鏡○否○曰○窺○鏡○曰○  
君○窺○鏡○如○妻○之○嬌○容○否○曰○不○如○子○女○窺○鏡○如○父○母○之○老○邁○  
否○曰○不○如○曰○裙○釵○仍○裙○釵○須○眉○仍○須○眉○嬰○孩○仍○嬰○孩○白○首○  
仍○白○首○何○以○不○能○一○例○如○是○曰○人○有○不○同○故○也○曰○然○則○人○  
有○不○同○乎○抑○鏡○有○不○同○乎○曰○人○不○同○非○鏡○不○同○也○曰○夫○然○  
則○鏡○固○未○嘗○動○而○人○之○自○照○自○動○也○可○知○矣○今○彌○勒○之○義○

卽如子之鏡。彌勒之靈。卽如鏡之光。事物雖萬有不齊。鏡光則無不因物而付物。豈得以事物之不齊。遂謂鏡有動盪乎。况鏡內本無物。因外而見內。彌勒本無心。因事而見理。不惟不可以動言。且不可以靜言也。曰事至而不能曲盡其微者何也。曰未知養彌勒之道也。曰非有非無不內不外。無偏無倚。可動可靜。平日之養。未嘗不合彌勒之本體。何以臨事倉皇不能運用裕如。曰暇時有養。臨時無養。所以事至則昏。物來則亂。不能動靜一轍也。曰臨時猶有

臨事之養  
此處猶虛  
歇說個憑  
的

可養也。曰：閑時氣靜神恬，臨時自從容，不迫。夫神恬則心  
清氣靜，則欲寡。平日養得深穩純熟，則當大疑大難，勢若  
燃眉，自能從容應接。涵泳已恬之神，蘊蓄已靜之氣，外塵  
雖囂，內念不起。太音希聲，所以叩之則靈也。曰：一切應用  
猶調理否？曰：自然調理。曰：如何始能自然調理？曰：此時之  
意有如弓圓矢滿，雖躍於中，此際切不可恃耳目之聰明，  
倉猝接應。任知覺之思慮，恍惚鋪張，依然恬靜。爾神靜，爾氣  
以待彌勒之機關設也。外感如彼，內通如此，已有中的之

再三發動  
正從再三  
蘊蓄得來  
非若季友  
子之三思  
全是知覺  
營謀也讀  
者辨之

勢尤須清其心以觀其變靜其氣以蓄其真至於再三發  
動理無合殊前後洞徹勢無有二而後本我自然之靈明  
決彼自然之事物是非如何得失如何成敗如何利鈍如  
何莫不洞若觀火而後可謂一致百慮從容中道之神通  
也以此爲彌勒化身也不亦宜乎雖然此非夙秉剛健中  
正之乾性者不能純粹至精如此曰應事如此究竟動乎  
靜乎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盡出於天然之彌勒終不可  
以動靜窮其義也曰自今以後願如先生言動靜不失所

養以臻此境曰此無心閒談耳切不可過於認真爲斯言  
所誤也光風子恍然曰唯萬敢不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以  
自縛也

先生曰君等造誼至今猶思力爲善事否朝陽子曰隨緣  
盡力有何不爲曰有善事可爲乎何以六祖有騰騰不修  
善兀兀不造惡之說曰爲善不過盡我分內豈有心爲之  
耶曰雖云爲而不爲不爲而爲究竟何以必如此曰道無  
窮心亦無窮耳曰日月無窮究竟何日止步曰細思此意

幾希之界  
遂判天淵  
道之邪正  
學之真偽  
於此迴別

雖千百億萬年可以推行也。曰：道如是乎？心如是乎？曰：道如是。心卽如是。曰：嗟乎！是豈道哉？乃未來心也。見在已往未來三心俱當除盡而後大乘可幾。今欲爲善事如此，豈非隨日月而流蕩無已乎？曰：先生亦嘗發廣行無量劫之願，獨非未來心乎？曰：非未來心也。道量原有如此也。曰：我爲善事之心亦因道量如此，何以又是未來心？曰：君由今日推之未來，是以此思彼所謂貪久遠之念也。豈道之自然分量哉？若吾所謂無量劫，是見此卽彼見彼卽此，並無

今昔並無往來並無久暫卽當前道量而論本來圓滿如是也由已往而思不可窮其始以未來而論不可究其終卽左右而言不可測其廣大卽上下以觀不可量其高深遙遙千古不過此時茫茫兩大不外此際曰先生之久遠在一時內見我等之久遠在以後而言然否曰然知得一時久遠之義自能久遠如一時而不至於今是昨非時斷時續墮於輪迴之中矣朝陽等皆大醒曰然哉先生之義是轉法輪者也我等所見是爲法輪轉者也一毫千里敢

就在這裏  
說本釋氏  
家常一經  
引證推詳  
出來今古  
聖賢心性  
天人通貫  
精神皆出

不敬佩斯言曰。由此類推。上帝之通明。太上之清虛。佛祖之忉利。孔子之清微。以及聖神仙佛之座位。皆可得其居所矣。曰。何謂也。曰。嘗觀釋典諸禪者參問已事。有舉未生以前身沒而後問者。有舉諸佛所在問者。有舉大道之由當在何處問者。皆應曰。就在者裏。斯言誠萬法歸一之妙諦也。衆請詳說此義。曰。大道無邊際。無始終。聖賢仙佛無邊際。亦無始終。天地未開。則深藏不露。天地既闢。則充滿無遺。無時無地。不有此道。卽無時無地。不有聖賢仙佛。不

不惟善於  
說法並且  
善於讀書  
循行數墨  
者茫乎莫  
辨矣

過愚者昧之明者見之耳所以說就在者裏曰此特一家  
言遽可以繫斯道乎曰千古至今無有二道卽無有二說  
文王之昭事上帝只在小心翼翼中孟子之立命事天只  
在存心養性修身中顏子之卓立成湯之顧諟曾子之十  
目十手子張之參前倚衡何莫非就在者裏之義願君等  
掃盡塵緣空諸色相卽此以祀上帝不必在九重上卽此  
以祀聖賢不必在宮廟中卽此以皈依仙佛不必在泥塑  
木雕卽此以養育義生不必在嗅咻推解道原有無窮之

量性○卽有莫測之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所以有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若不知至誠○盡性內求○諸心○雖朝夕講求考證○亦徒自欺而已○故不知事心性中之天者○雖齋戒沐浴○亦是以外道事天○不知朝禮心性中之神者○雖時刻供養○亦是以外道奉神○不知皈依心性中之諸佛○敬禮心性中之羣仙○祝奉心性中之聖賢者○則亦是以外道視三教聖人○雖歲時有典○春秋有祀○人人皆當如是○敬禮在君子相在邇室之時○早已不愧天地聖神矣○豈待離宮肅廟

時而後如在其上乎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  
恒性可知寸衷以外并無上帝恒性以外無以事天洪範  
曰惟天陰鷲下民相協厥居可知鬼神鑑觀人民除爾居  
心之所亦無有別地可舉也諸君果能納千古於一時含  
兩大於方寸通幽冥於一心亂天神於題室便是至誠盡  
性以盡人性物性之君子豈不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乎  
切不可有今古之見有彼此之分而流於時行物生之輪  
迴也孔子曰天何言哉願君等常居此座以爲萬化之主

宰。

人情物態  
一一剖判  
令人讀之  
爽然自失

先生曰昔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操刀聽佛說法言下頓悟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佛深許之諸  
君以爲何如衆有以回心向道爲說者有以一念真誠爲  
說者先生曰所見雖近理但此中正義乃佛門心印必能  
識得透徹始信立地成佛并非虛言衆請其旨曰茫茫衆  
生誰非屠兒乎營營謀計孰非屠刀乎曰何謂也曰凡人  
一箇機心只徒自利不顧傷人故名曰刀自壯及老未會

放下一刻故曰操刀隨事損人忍心害理故曰屠兒卽如  
子等應事接物若懷機心以待人則人無不中此卽屠人  
也若懷利心以謀物而物無不害此卽屠物也推之取牛  
馬之利而割剝頻仍此刀便屠獸貪禽鳥之利而網羅時  
布此刀便屠禽取山林川澤之利而不以時蓄取此刀便  
屠衆生總之一有貪念便是屠刀一有損傷便是屠兒如  
此想來世間何事非屠刀何人非屠兒乎雖然能自醒悟  
將此一片機心立地放下未有不同起涅槃者今吾等仰

兩兩相形  
絕好印證

荷天恩幸遇法會青雲得路紅塵知非非涅槃會乎三師  
傳授盡是正宗非世尊說法乎果能從此頓悟放下萬緣  
永不提起非放下屠刀乎自是心如太虛常清常淨意如  
止水無風無波非立地成佛乎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非卽賢劫千佛一數乎惟願諸君知得今  
是昨非從此立地放下不觀望亦不猶豫不遲延亦不打  
算拋却戈矛出此殺界豈但廣額屠兒立地成佛卽君等  
亦無人不頓證菩薩果矣若旣知此刀之害猶且不舍便

物極必反  
非徒報復  
也

反復提說  
勸誠情殷  
可知學道  
當於持身  
接物上至  
誠用功始  
可格天以  
成道也彼  
沾沾於修  
養者誤矣  
誤矣

是安心殺人忍心害物。况乎損傷太多。冤怨必聚。天地生  
瞋鬼神怒。目勢必日謀日困。不至家破身亡而不已。故夫  
專以屠人爲事者。未有不轉而自屠者也。設能一朝撒手  
永除故態。滿腔心慈惡念不存。天地卽於此念位。萬物卽  
於此念育。三教聖人有不於此念而照臨諸天仙佛有不  
於此念而默蔭乎。呂祖曰。斯爲大醒。永不入夢。此能真打  
破羅網。跳出殺場。而向清淨佛國以立身者矣。千囑萬囑  
務撐起背脊。咬定牙根。向此際一奮直往。無前可也。昭昭

上帝默默我師卽在此處拭目以望。

先生謂諸友曰學問至是猶有欲否皆曰惟游思雜念未能肅清曰當起念時障礙道否曰妄念一起真意卽間誠有礙也曰若此將奈何曰掃除可乎曰曾掃除否曰一覺便消清天仍見曰然則道心不將時續時斷時有時無乎曰然是也曰如此雖修養百千億萬劫無益矣衆驚曰何也曰君等以知覺之心爲道故也曰何以見之曰當游思起時是知覺否曰是曰繼以覺照使之消滅此覺照又是

非知覺之  
知覺此更  
人所罕覺  
矣

知覺否諸友愕然久之曰然是亦知覺也曰此非以覺照  
去游思乎此非以欲製欲以知覺去知覺乎曰誠然誠然  
曰當游思去後覺照仍在否曰私欲旣去覺照亦無仍是  
一清白之天曰當此清白之時猶隄防游思否曰雖不隄  
防却亦隄防以雜念起時又須覺照也曰雜念起時固是  
知覺之心雜念去後便有一無雜念之見是又一知覺之  
心矣如此輾轉循環可見動是知覺之心動靜亦是知覺  
之心靜也動靜不離知覺豈非認奴爲主以賊作子乎種

一切以動  
靜知覺爲  
道爲功夫  
皆是外道  
最易誤人  
故歷歷數  
明

種功用終在輪迴中不能頓出天人界謂億萬劫而無成也。不亦宜乎衆皆悚然汗下敬求指點先生曰。大道在天則爲於穆在人則爲本來并無形狀方所。雖動靜不能離本來而動靜却不能犯本來也能知動也無干靜也無涉所以動也無妨靜也無妨動靜皆無妨。猶得以動靜爲道乎。由此思維空也。不得色也。不得行也。不得止也。不得倚也。不得中也。不得古也。不得今也。不得天上也。不得人間也。不得聖賢見也。不得凡夫見也。不得任你說是說非爲。

再醒一筆  
令人著眼

語爲默而皆不得知得一切諸法皆不得所以爲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無智無得也至此又何修養之有又何參悟之有彼不能不有作爲者皆是憑空捏餅可知矣總之般般妙境種種工夫皆是知覺之心爲之而非義理之性之自然也曰如先生言則游思雜念不當聽之乎曰然却非也知得義理之心并非知覺則知覺已化爲烏有矣游思雜念何有我曰我等雖聞至道未必卽能淨盡無餘如此曰今猶以知覺爲道否曰不也曰猶以游思雜

述悟之  
聖凡頓判  
非得心傳  
孰能辨此

並無天人  
並無凡聖  
就是者  
知覺何庸  
哉

念爲是非否。曰不也。曰旣不以爲是非。又不以爲大道。君  
在何處立身。一切雜妄。猶能相犯乎。曰然哉。然哉。縱有塵  
垢。皆是偶然。且是有生而後之知覺。并非有生以前之本  
來也。曰如是如是。夫何慮哉。知得知覺。不是則孰爲煩惱。  
孰爲菩提。孰爲如來。孰爲凡夫。一切見解。化盡無餘。釋氏  
所以曰煩惱。卽菩提。凡夫卽如來。不但地獄。吾知其非苦。  
境天堂。亦未必是樂地矣。禽獸吾知其非庸愚。仙佛亦未  
必爲明哲矣。道原平等。本無是非。道本一致。亦無彼此。豈

每於勘發  
透處卻先  
作閒閒商  
量語引到  
恰好處一  
掉便轉一  
駁便醒循  
循善誘煞  
具苦心

可以知覺之心而混平等之道以爲一致之體哉其間界限不容毫髮諸君其細體焉可

先生語光風子曰魚在水中不見水此義云何曰魚之於水猶人之於天地離之則死烏能不犯意者魚有動靜水無動靜之謂乎曰魚躍波騰水不動乎曰因魚而動未嘗自動也曰雖未自動然亦不得謂之靜矣曰水原未嘗動是動亦非動也曰何以魚有動靜水無動靜曰魚有知覺水無知覺故也曰然則魚有知覺是乎水無知覺是乎曰

一語說破  
令問者啞  
然失笑

水○是○也○曰○人○之○知○覺○非○魚○乎○人○之○本○來○非○水○乎○曰○然○曰○二  
者○交○需○不○能○相○離○如○知○觉○之○心○與○虛○無○之○性○不○可○分○别○子  
當○從○魚○乎○從○水○乎○曰○從○水○曰○從○水○不○在○水○上○住○脚○乎○曰○然  
曰○既○在○水○上○住○脚○更○從○魚○上○落○點○乎○曰○不○也○曰○不○從○魚○上  
落○點○將○從○何○處○之○水○落○點○曰○身○在○海○中○無○處○非○水○何○處○不  
是○落○點○處○然○則○子○今○已○落○點○矣○何○以○跨○魚○背○而○不○知○去○且  
更○尋○岸○上○不○見○之○水○乎○光○風○子○猛○省○曰○嗟○乎○予○誤○矣○予○誤  
矣○予○誤○在○跨○魚○背○而○他○求○無○動○無○靜○之○水○乎○夫○一○下○魚○背

前段是爲  
誤認道體  
者言此下  
是爲誤認  
功夫者言

便在水上落點何必另求廣大之淵泉乎先生曰然世之  
以知覺心爲道者非以魚爲水乎世之欲去動靜以求道  
者非在魚背而思上岸以求水乎夫安知無動無靜卽常  
動常靜常動常靜仍無動無靜之大道也曰敢問知覺之  
心還要也無曰要與否吾不知但問海中有魚否曰有曰  
海將去魚否曰有水自有魚海何曾有去不去之見且水  
無知覺若知此魚當去水又失其本性矣曰然然所以去  
與不去非所知也光風子曰噫我旣以水爲家魚之有無

總醒一段  
借問者口  
中作了悟  
語故不嫌  
重複

乃本自然之天性。豈有有天地而無萬物者乎。曰。然。海卽水。水卽海。知得此義。雖有龜。龍。蛟。龍。一切鱗介。皆爲爾主。而不能主爾矣。有魚。何傷。使水無鱗族。則水亦無以見其爲水。猶夫有海。無水。何以成其爲海。我光風子欣然曰。是也是也。身猶海也。性猶水也。知覺猶魚也。知得身卽是海。不必於海外求水。性卽是水。豈可於身外求性。我卽游思。雜念不免。紛紜亦不過海中蝦蟹耳。爲動爲靜。烏能關其清濁乎。先生喜曰。得之矣。知得水卽海。海卽水。海且無心。

歌意渾括  
全篇大旨

於水水且無心於海則魚與水豈非兩不相涉乎爲之歌  
日月自白風自清清風何曾掩月明但覺花前清風起明  
月天中分外新新仍月月自新清風月下自多情明月那  
知音明月那知音蟾光照處任縱橫至今千古無減增

觀空子曰前聞本來無方所無形狀著一塵不得尋一點  
不能之義因思孔子一貫之旨凡動靜有無內外始終莫  
不一線到底此義不與相背乎先生曰本來固寂然無物  
須知從此發源卽功滿天下德及後世仍不離此本體曰

功業人人可見聞。今日無物。其誰信之。曰。無物者。無思無欲。無作無爲之義。譬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平居一團天理。不可磨滅。一旦事變來前。應用毀然不撓。究此毅然之應用。卽是不可磨滅之天理。所發皇也。有何物乎。以爲有知耶。其正覺原如是。以爲有爲耶。其良能原如是。以爲有是非可否耶。其天理自然如是。豈若爲名爲利。可以有物議之哉。如是。想來一致百慮之神奇。卽是無思無慮之妙用。并不可以動靜判之。有無分之體用。別之也。一貫之妙。

何以如此。若以平居無事爲無物。以應接事宜爲有物。則是以後起之作爲。而槩本來之性體矣。大道云乎哉。夫可靜而不可動。道則爲動礙。可無而不可有道。則爲有礙處。而不能出默而不能言。內而不能外。此而不能彼。則雖日用尋常俗事。且不能無并隔矣。猶得爲不增不減無垢無淨。可大可久。能屈能伸。圓通活潑之大道乎。是以深明正宗者。依然此行止。依然此坐臥。依然此飲食男女日用倫常。絕不違世俗。而另有奇異也。曰則是仍一俗人矣。何貴。

大道中庸  
於此可見

乎學道曰此中有迷覺之別焉。卽如穿衣喫飯。覺者隨遇而安。毫不外求。仍一無物之本體。迷者貪得無厭。務求美足。則是逐物之凡夫。是覺者之於衣食。雖兩不相離。究兩不相犯。迷者之於衣食。卽兩不相犯。究兩相縈繞也。覺者則如此。迷者竟如彼。雖同一世界。豈非各一天地乎。故曰功滿天下德。及後世。仍是無物之本體也。曰敢問事物來時。如何始能在塵出塵。曰此中要義。不過返觀內照耳。曰先生常言。如來本體。塵飛不到。一切功修。無益於道。今云

如此觀照  
正是聖學  
誠正要旨  
豈外道之  
觀心守一  
所能夢見  
也哉

返觀內照不已紛擾乎曰觀照非靜坐參禪也人生天地  
出入塵囂一切有情不能不接性天本來原無一物故能  
照徹事物紛紜特恐不知觀照之義則不能勘破外緣免  
諸搖惑耳曰觀如何返照如何內曰親朋款洽餽酒芳香  
試思此時能亂我性天否閨門燕好蘭麝薰香試思此時  
能迷我靈台否內而貨財田產兒女衣食外而富貴貧賤  
榮辱得失無不內審其勢詳叩其情果不爲之想像否牽  
纏否顛倒否動搖否稍有出入便是與道相違不能逐處

圓通隨在超脫故有道之士不第於一切世情毫無取舍  
且於無取舍中毫無滯澁所以運用無窮常在菩薩座中  
而不離變化莫測常見本來面目而不易也願君等於一  
切平常之中有觀照之慧以兩大爲紅爐以萬緣爲鍛鍊  
而後金丹可成蟠桃可熟古云三十六面觀音八萬四千  
沙界無處不是蓮花無在不見法相正是此義豈僅塞兌  
垂簾冥解絕念之謂哉此係照妖鏡降魔杵爲學道人切  
身寶物不可稍離故特發此說爲君等鍊最上神丹頓脫

種種見識  
皆是學道  
人通弊故  
特挑引正  
爲後文猛  
下針砭蓄  
芳非煩瑣  
取鬧也

人天之大方便門大解脫法也。勉之。

先生曰：大道天然。而然不假修養。不假參悟。常在人間。并無歉缺。諸友知之乎？曰：屢承開說。猶未能自信也。曰：人以大道爲廣大。高明者爲精深。細微者爲極平。常極奇異者。其說然耶？否耶？皆曰：然。曰：諸君試思。果廣大乎？曰：茫蕩無邊。渺不可極。實有如此其廣大之狀也。果高明乎？曰：俯仰無際。莫知所止。是有如此其高明之狀也。果精深否？曰：純粹之至。不知底止。實有如此其精深也。果細微否？曰：間不

閒處先寫  
出一種無  
思量擬議  
影子

容髮細不容塵實有如此其細微也。果平常奇異否。曰。卽在當前。不煩人事變化。莫測莫可端倪。實有如此其平常異奇也。皆然乎。曰。平心細揣。大都如此。曰。相同如此。不卽大道乎。曰。似也不卽本來乎。不卽天人無二頓脫人天之無上正宗乎。曰。亦似也。曰。非大道也。非性天也。非天人無二頓脫人天之正宗也。以此爲道。真是外道。不惟辜負清修。且厚誣三教聖人傳授心法矣。衆皆瞿然。憬然。敬叩正宗。如何始得。先生曰。君等權將一切道見。和盤放下。吾爲

汝言之衆。於是窅然若入虛釋。然如卸重諦聽。妙解良久。  
先生曰。此時有思量否。曰。承命放下。并未思量。曰。曾擬議。  
否。曰。思量既無。何有擬議。曰。思量擬議皆放下乎。曰。然。曰。  
未經擬議思量時者。箇性天大道猶在天壤否。曰。在。曰。既。  
在天壤猶廣大。高明否。曰。自然如故。猶精深細微否。曰。自。  
然如故。猶平常奇異否。曰。自然如故。與向之細揣而得者。  
有以異乎。曰。此時更覺天然也。曰。君等既知此道常在天。  
壤。一切妙義無不自然。天然如故。則道之廣大。高明猶待。

一駁便醒  
皆由前路  
層層引逗  
真情出來  
故此處正  
面不煩言  
而解

爾思議乎。精深細微。猶待想像乎。平常奇異。猶待窮究乎。  
皆曰。無須矣。曰。由此觀之。思量擬議。窮究鑽研。與此性天。  
大道何干。且大道原無始終。一經修養。反把此無始無終。  
之妙。從中間斷矣。大道原無內外。一經修養。反把此無內。  
無外之義。從中隔礙矣。大道原非有無非空色。一經修養。  
反把此非有無非空色之真。弄來似空似色。似有似無矣。  
此非以知覺之心。而求本來無物之性體乎。經曰。若人以。  
色相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正此類。

再剔一層  
本來真宗  
始能透出  
水面否則  
僅可除弊  
而不能頓  
悟正宗矣  
噫說法之  
難也

矣。諸友皆躍然曰。噫。今日始知不假修養。不假參悟。功自  
有真也。曰。由此以思。往古有障礙否。曰。原來如是。并無障  
礙。曰。由此以思。後世有休息否。曰。原來如是。并無休息。曰。  
由此以思。九垓八極有隔闕否。曰。原來如是。並無隔闕。曰。  
由此以思。兩大羣生有塵垢否。曰。原來如是。并無塵垢。然  
則悟得此旨。豈非往古來今。卽在目前。六合萬類。盡備於  
我乎。吾屢言者。箇物事。鬼神莫測其機。天地莫窮其奧。有  
不能增。無不能減。大不可載。小不可破。頓出一切。是是非非。

再將正旨  
提醒可謂  
老婆心切  
結明本旨

非虛虛實實長長短短事事物物而與天人渺不相干犯者此也諸友聞此大悟遂上無相蒲團永不與紅塵相犯亦不與紅塵相離。

先生謂雲裳子曰性天樂地君得之乎曰每無事時覺有一處十分清淨一塵不染曰廣乎狹乎久乎暫乎曰此間實地大可容身雖欲常住勢有不能曰何狹且暫也如此曰此境目前卽是恍若八方俱是苦海故游思妄想俱無第恨不能常住曰君誤矣此偶然光景非性天樂地也若

虛虛說個  
憑地留作  
後文發揮

眞得性天樂地。不惟不染塵。並不見塵。不惟不落俗。並無  
有俗。且清淨。卽在熱鬧之場。佛國卽在塵垢之中。自然無  
遮無礙。無舍無取。曰如先生言。則性天樂地大。於茫茫之  
人世久。於悠悠之歲月矣。曰然。天地不能限其量。日月不  
能定其時。空色不能泥其迹。是非不能亂其眞誠。至大至  
久而不可以想像窮究者也。衆歡曰。嘻。如此境界。我等何  
日得達。曰。要達卽達。何難之有。曰。如此其易。何至今竟不  
能通。曰。君等不有一不垢不淨無罣無礙之處。可以放下。

此說未嘗  
不是然幾  
於伯夷之  
隘矣

萬緣者乎。曰然。曰此見便入岐塗矣。殊不知一切塵緣不是外起清淨福地。不假他求。曰何也。曰君等目下心住何處。曰益無住處。曰何以無住。曰富貴非道也。住之則迷。貧賤非道也。住之則困。患難非道也。住之則癡。安樂非道也。住之則喜。推之人世所有無處不是孽海。卽無處可以安身。是以並無住處也。曰旣知得無處可住。請問無處可住而外。又當何如。曰無處可住而外。則聽其自然矣。何必問其何如。然則卽如是以聽其浮沈乎。無惑乎君等所得之如。

此其狹如此其暫也。曰：如何而後廣而不狹久而不暫？曰：卽從無可住處奮進一步，自然任意縱橫，任爾去就。曰：如何進步？曰：今君等不皆知塵世無住足處乎？曰：然。曰：不皆知當無所住足以脫塵世乎？曰：然。曰：旣知塵世皆非，猶回頭否？曰：不也。旣知無所住足以脫塵世，猶住此乎？曰：此則住矣。曰：有不見固不是，有住見尤不是也。我則不然，自知得塵世之非，無所住而後富貴與我無干；我雖不取，却亦不舍貧賤與我無涉。我固不去，却亦不苦種種俗情般般。

此段暢發性天樂地淋漓盡致既非與物浮沉亦非遺世獨立所謂無人而不自得之君子非耶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讀此可以得其妙旨矣

世態我不以爲是亦不以爲非不惟人以爲在塵出塵我亦自以爲入世出世從此身在是非場而是非不染家在熱鬧地而熱鬧不聞一段閑情由我出入一箇無心任我去來同一紅塵另有清淨福地同一天地別有空洞乾坤在此此處礙我不得在彼彼處障我不能有如葫蘆浮水不沾不滯圓轉自如浮雲在天無著無倚舒捲由我非所謂置身無何有之鄉者乎非所謂游心於無懷氏之世者乎身心如此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何時是始何時是終自

游思非私  
慾可比故  
曰天理中  
之人情讀  
者切勿誤  
認

亦莫名其妙莫窮其源也。俗言神靈司善惡閻王主生死  
遇著者般人物天堂地獄無所用之矣。頓脫人天不亦信  
乎。曰先生如此猶有游思否。曰何嘗不思。曰一念不生天  
理乃全游思既出不亦墮落乎。曰天有日月星辰風雷雨  
露天亦墮落乎。卽有游思不過天理中之人情耳。豈得以  
爲妄想哉。且旋起旋散如何墮落。曰若然只要知得塵緣  
皆非不與計較便得矣。曰塵緣固不當計較但不計較時  
當如何。曰天寬海闊任我遨遊。先生拍掌大笑曰然我然

性天性天  
樂地樂地

我行也。由爾住也。由爾坐臥也。由爾思量也。由爾一箇絕  
大世界。至久年華擺設。天壤任有緣人。長住此中。無障無  
礙。先生問諸友曰。天地未開。大道在否。曰。道原無始。有何  
不在。天地既閉。大道在否。曰。道原無終。有何不在。曰。無始  
無終。究有異同否。曰。非色非空。不有不無。何異同之有。曰。  
若然。則大道不常在。天壤乎不當。前卽是乎。曰。然。曰。大道  
自然。如有作爲而後如是乎。曰。亘古遙遙。無不如是。雖  
有作爲。蔑以加矣。曰。大道不在。修養而自如是。何以人曰。

在道中而不知道。卽知而求之。終與道相違背。耶曰。人之與道相隔者。非道隔我。我自隔道也。有生以來。目離形色。則無見。目遂爲見牽。耳離聲音。則無聞。耳遂爲聞錮。身離衣食。則不生。身遂爲生害情。離紅塵。則無住。情遂爲住迷。於是一箇無方所。形狀之大道。昭昭天壤。而人悉莫之知。莫之見矣。果其不貪紅塵。有志斯道。不必他求。卽將此大道之在天壤者。細細按之。何以凡物皆有始終。而此獨無。有凡物皆有垢淨。而此獨不染。凡物皆有大小。而此獨不。

測凡物皆有去來而此獨無端倪的的窮究面面推求務知得此中神化此中原由而後爲知之至也曰大道旣無方所形狀何須如此窮究曰無方所卽有無方所之實義無形狀卽有無形狀之真原豈可以一無字抹煞之哉曰我等屢聞發明亦知得大道非色非空不有不無並無對待如是何以總不能與道爲一曰君等誤在以天道無天無我身爲如此我當如何而後與天合道也不知道無天人之分若著人見以求天道無論能合與否卽此天人之

見已成對待而不能無內外彼此矣。曰：然則當如何而後得？曰：大道有天見乎？有人見乎？曰：無也。曰：有一切塵見乎？曰：無也。曰：知得道無所見，復以見求之，是猶以冰投炭也。烏能與道爲一哉？曰：道無見，我亦與之無見，不將夢夢乎？曰：道非夢夢也。諸君此時問難，猶有家見否？曰：無也。猶有妻兒見否？曰：無也。猶有生死榮辱已往未來見否？曰：無也。曰：一切所見皆無，有道見否？曰：此則有也。當前質問正欲明道焉，得無見？曰：君等試將此見一切放下，如何？衆於是

寂然默坐久之。先生曰。君等心在何處。曰。無一切見。則無心矣。何處可在。曰。既能無心。亦無處所。當此之時。可謂無形狀。方所否。皆應曰。然。誠無形狀。方所。曰。既無形狀。方所。如是不謂之道也。得乎。曰。然。斯道也。誠當前。卽是者也。曰。將謂爲天道乎。人道乎。曰。我但如是。却不知其爲天道。人道。曰。以是爲天道。何如。曰。似也。以爲人道。又何如。曰。亦似也。曰。認真決斷。究竟。是天道。是人道。衆低徊久之。不能下詞。曰。君等自解所得。亦不能定其旨乎。曰。當此之際。不知

有人亦不知有天。謂爲天道人道。似乎兩難。先生大笑曰。謂爲天道人道。俱不可。猶是向之以此求彼。以人合天時。否。皆猛省曰。然。然。然。此便是天人合一。頓脫人天之實際矣。豈猶有天道人道之分哉。曰。君等會得此義。爲問會此義時。天乎人乎。天人合一如此乎。頓脫人天如此乎。曰。但覺如是不暇解說。先生以爲天道卽以爲天道也。可以爲人道。卽以爲人道也。可以爲天人合一。頓脫人天。卽以爲天人合一。頓脫人天之大道也。亦可。先生復笑曰。然。然。此

便是大道真境矣。君等得此真境，富貴猶能加汝否？貧賤猶能困汝否？安樂猶能喜汝否？患難猶能懼汝否？種種塵緣，猶能牽纏汝、拘製汝否？皆應曰：我今如是，別有天地，無有富貴，何有貧賤？無有安樂，何有患難？推之一切緣紛紛上下，與我所得之真境，毫不干涉也。已曰：旣得此義，又將何如？諸友拍手聯句而歌曰：風自清，月自白，一切有無皆形色。饒他來往萬萬年，任意縱橫無障礙。別有天地非人間，從今無識亦無得天。非寬地，非窄茫，終古無歲月。此

大道自在  
眼前非明  
眼人指破  
誰復有此  
妙諦

中惟有我明白歌已大笑先生撫掌曰有是我從此勿多  
言大家游情虛去

覺空子曰功到此時定也不得不定也不得靜也不得不  
靜也不得如何始能定歸大定靜歸大靜先生曰自羲皇  
以來者簡道理曾有二乎曰無二曰既然無二可謂大定  
否曰然斯道原來大定也曰自開而後者簡道理會搖動  
乎曰未也曰既未搖動可謂大靜否曰然斯道原來大靜  
也曰斯道原來大定大靜君何問焉曰道雖如是但我等

求道之心  
正是人魔  
之媒體會  
二字正是  
大病

俗見凡心如何體會斯旨始能亦復如是曰君學道至今  
有所得乎曰本來無物有何可得曰何不復向人間營營  
逐逐以求有得曰既知此道原來清淨無爲則清淨無爲  
便是至寶原來無識無得則無識無得便是至要以外有  
得皆無益性天而反有害於性天者也所以決不他求也  
曰如是一無所得動乎靜乎曰自然而靜並非動也曰如  
是境界寬乎窄乎曰並無邊際自然寬也曰君在此自然  
而靜自然甚寬之中與自羲皇以來大定大靜之大道有

即一無所  
得義再提  
醒一筆

此段暢發  
大定大靜  
之旨

二乎覺空子仰天大笑曰是誠何心我身已在大定大靜  
中而復求大定大靜豈非騎驢覓驢也耶先生笑曰然然  
大道無不靜且無不大靜大道無不定且無不大定雖時  
物行生百變紛紜究不過大定大靜中之氣機流形也仔  
細想來柳暗花明何會亂著此道山高水長何曾礙著此  
道飛者飛走者走不過大定中之偶然耳去者去來者來  
不過大靜中之自然耳故言動者固不知此大定卽言靜  
者亦不知此大定也言色者未得此大靜卽言空者亦未

此段暢發  
不求大定  
靜而自然  
大定靜之  
旨

得此大靜也。惟其動也。無干靜也。無犯有也。不損無也。不加而後此大定大靜之常道。在人間而無塵。出人間而不覺也。君等奮進一步躍上。此動靜無干涉。有無無加減之上。與此大道化而爲一絕。不回頭。儘管坦然直去。不言定而自大定。不言靜而自大靜矣。身在箇中。毫不外淪。將見喜也是大定。大靜怒也是大定。大靜笑罵也是大定。大靜歌舞也是大定。大靜無始無終。可以包羅今古。無障無礙。可以囊括宇宙。以放蕩責我我固自若。卽以風流許我我。

大定大靜  
造詣功用  
原來如此  
所以非小  
乘外道可  
及

補明求大  
定靜病端

亦自若說。是說非爲好爲惡。與我此大定大靜境界風馬  
牛不相及也。此非孟子所謂居天下廣居。立天下正位。行  
天下大道之大丈夫乎。無怪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  
不屈也。良以此大定大靜之境界。隔絕人間。遠甚也。君等  
旣上此船。切勿復尋小舟。又去參禪坐靜。體會定靜也。覺  
空子欣然曰。有是我吾。今而乃知道之。如是大定大靜也。  
從此乘桴浮海。不復向人求覺路矣。曰。向之不能定。歸大  
定。靜歸大靜者。以心之起伏爲可否故也。卽此念頭便有

結出不求  
定靜而自  
大定大靜  
本旨

兩路夾攻  
逼仄之甚

無奈數何  
語有分寸

再逼一句

始終便有窄狹。且有此求念。卽以搖搖莫定。泛泛無依。謂之定靜。且不得大定大靜云乎。我曰。今後再不求定靜。再不求大定大靜。亂我本來自然之性天。

先生謂行真子曰。君知數乎。曰。何謂也。曰。君一貧至此。豈非數耶。曰。然。曰。何以處之。將聽其貧乎。則爲數限矣。不聽其貧乎。則不安命矣。如何而後不愧爲志士。曰。數有一定。何可強爲。與其爲而無功。不如不爲而寡過也。曰。雖然。世之爲數所拘者。半屬庸碌。不安於數者。半屬矯情。君其安。

與數相特  
身分略高

於庸碌乎行眞子默然無說觀空子曰春夏秋冬天之數也生長收藏物之數也富貴貧賤人之數也吾不爲數拘亦不與數背茫茫一生行所無事而已曰有是我君其庶幾乎然猶有逃數之見不能主宰乎數是以善言數者不言數而言理理者數之原也衆曰理爲數原請詳其說曰行眞子欲聽數之自然而無所爲近於庸腐觀空子欲逃數之得失而不拘執近乎矯情二者雖無所失然究與數相持而無如數何者也試思暑往則寒來日盈則月昃二

再三勒住  
總不洩漏  
正意是文  
家養局法  
仍復勒住  
留住後文  
正面發揮

者循環。今古不易。究竟理必如此乎。數必如此乎。曰。雖數也。實理也。理有一定不移。故數亦循環。莫禁也。曰。二君將來。猶富貴否。曰。貧而富也。賤而貴也。亦人事之常也。曰。循環如此數乎。理乎。觀空子曰。數固不一。然亦天地之常理耳。曰。既知是天地之常理。二君何以一安於庸腐。一故爲矯情。如此衆曰。理數如此。敢請如何。曰。爲數所困。如行真數。縱當盛。未免自衰矣。與數相違。如觀空數。縱當亨。未免自失矣。雖似不爲數困。究爲數所顛倒。而不得立身之主。

至此仍欲  
言不言問  
者不免喉  
急矣

矣。豈知逃數者不在數上住脚而在理上安身何也在數  
求理則理窮在理觀數則數短也。今貧賤至此能反而求  
之於身其義自明。行真子曰聽天安命而已其如貧賤何  
哉。曰君休矣此言便爲數困矣。曰聽天安命自古皆然先  
生不許何也。曰將來處富貴猶聽天安命否。曰貧賤當如  
此豈富貴不當如此乎。曰君休矣誠爲數所困而不能逃  
者矣。衆皆驚疑不解進叩其詳曰此常理也何難識。今處  
貧賤聽天安命是不奈貧賤何也。異日處富貴亦聽天安

借丐者比  
例是取法  
於下也

命是不奈富貴何也。聽之安之。不能自主。豈非爲對待之  
數所浮沈乎。曰。究竟如何。而後不爲數困。曰。今日雖貧賤  
猶未至丐者之貧賤也。試觀丐者身家。無纍來去自由。彼  
何嘗有富貴貧賤之見。橫梗於中。若能易地而觀。爲丐者  
之隨緣度世。不惟能安貧賤。且不知我貧賤。不惟不望富  
貴。且不知人富貴。隨時聽天。不於天外有所求。則是樂天  
之士矣。隨在聽命。不於命外有所知。則爲立命之子矣。以  
爲貧賤乎。覺得本來無不足。以爲富貴乎。覺得本來無可

不是聽天  
安命亦非  
矯世傲命  
得主有常  
一真在抱

增○赤○條○條○光○灼○灼○一○箇○自○然○天○真○置○之○台○閣○固○如○此○置○之○  
汗○泥○仍○如○此○也○縱○有○貧○賤○境○遇○不○過○一○時○之○飄○風○縱○有○富○  
貴○因○緣○亦○是○門○外○之○過○客○理○有○如○是○我○則○爲○理○中○之○主○數○  
有○如○是○我○則○爲○數○內○之○原○丐○者○不○過○習○慣○而○忘○境○我○則○得○  
主○而○有○常○不○但○百○年○之○窮○通○無○奈○我○何○卽○千○古○之○造○化○輪○  
迴○亦○烏○能○奈○我○何○我○總○之○富○貴○貧○賤○境○也○有○富○貴○貧○賤○數○  
也○無○富○貴○貧○賤○理○也○我○旣○一○真○在○抱○萬○物○備○身○脫○乎○境○之○  
外○超○乎○數○之○先○主○乎○理○之○原○縱○義○所○當○得○之○富○貴○亦○於○我○

再補醒一  
層是望學  
者與道合  
真頓脫天  
人界也心  
良切矣

如浮雲矣。貧賤何有焉。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非樂。  
天知命之君子乎。若在富貴貧賤上聽天安命。則是知有  
富貴貧賤矣。雖與世之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者不同。  
而究不能逃乎氣數。且不能空爲理所阨也。此係主宰理  
數之真元。跳脫紅塵之捷徑。諸友其知之。衆人相顧而喜  
曰。旨哉。從此頓脫氣運。何貧亦何富。

覺空子曰。旣了放下塵緣。卽是修何。以日時稍久。義趣迴  
殊。先生曰。大道淵源。不可一覽而盡也。曰。然。此中淺深層

梁原不  
在遠即是  
本來心體

初步功夫

次略知之矣。究竟轉關肯要。未甚詳明。祈歷歷指出。以爲  
後世津梁。曰。本來心體。原是透脫玲瓏。坦蕩無礙。自有生  
而後。情與物交。身爲物化。一切見聞。皆成迷惘。所謂無礙  
者。無處不礙矣。故有志聖學。欲得正宗者。莫如放下塵緣。  
也。果能悟得心本無物。自能一切放下。久則坦蕩之心體。  
自現當前。隨在皆活潑無礙。至此回視已往。皆是坐於塗  
炭。自惹垢汙。真不啻墮海之身。浮沈困苦。而後幸登彼岸。  
也。此初入聖流者之景象也。由勇猛精進。誓不回頭。不惟

更上一層樓

超凡入聖  
脫俗成真  
也

知得塵世皆非。且知得道法仙佛學問功夫。皆是俗見。日趨於無。不爲有所拘。日入於化。不爲見所限。五蘊皆空。六塵不染。七情頓絕。四大俱忘。夫乃歎清淨法界之廣大。精微。大異於濁世凡情之跼蹐委瑣。任我去來絕無罣礙。隨遇安居。毫不沾滯。此已入聖流。而得居道場者之境界也。暨乎內外兩忘。四相自空。入於目者。非有色。聞於耳者。非有聲。化煩惱爲菩提。轉東方爲西方。無在不是天堂。並無地獄之說。所遇皆成仙隱。並無凡夫之名。此法與身隨身。

窮神之化  
德之盛也

與道一得登菩薩座而不離位者也。又久之頓脫人天不  
惟無東土而且無西方。不惟無地獄而且無天堂。誰爲佛  
誰爲凡。誰爲仙。誰爲俗。一切平等。毫無芥蒂。日月聽其升  
降。天地聽其清寧。我在日月中。日月毫不與我涉。我在天  
地內。天地全不與我干。天地日月外有我。我固在天地日  
月之外。却常在天地日月之中。天地日月內有我。我常在  
天地日月之中。未嘗不在天地日月之外。極融洽而不舍  
糊。極分明而無彼此。此得大解脫者。所以別有天地。非人

天然自然  
一團太極  
有何作爲

間也。自是以於穆爲體。以清淨爲身。以天然爲性。以自然爲情。常居宗動天中。下合兩大歲時。天地卽我之形也。以外並無形。日月卽我之氣也。以外並無氣。四時爲我之運用。萬物爲我之髮膚。以外並無作爲。是者未嘗不是。而是非有所好。非者未嘗不非。而非非有所惡。止者未嘗不止。流者未嘗不流。而止與流非有所動靜。以我爲幽深。我則不濫乎俗情。以我爲平易。我則遠超乎物外。卽其體而言。歷千古萬劫。無不存在。卽其妙而言。徧十方三界。無不全。

天地位萬  
物育非聖  
人其孰能  
於斯

周與天地萬物融成一片。所以天地之闔闢。卽我之闔闢。  
萬物之生死。卽我之生死也。斯乃聖而不可知之境界也。  
雖欲言從何而言。我亦僅曰如是而已矣。覺空子默然而  
歎曰。大哉微哉。入聖塗程妙有如是。我曰非也。本來無物。  
非言可盡。聊爲君偶談耳。曰此乃超入轉關。不可爲後世  
法乎。曰大道淵深。莫知底止。人若以此爲止境。未有不  
誤者。總之一得真宗。知見悉絕。知見旣絕。何有轉關。雖云  
無中之精義。層折如此。不可不知。然皆係天然之事。時至

惟閱歷過  
者知之所  
以說要知  
上山路須  
問過來人

者神自知也。若夫一畫開天。妙蘊無窮。是又身到長安者。  
乃能自知箇中消息也。子等無他。惟有如是直進。勿遲。勿  
疑焉耳。

種梅心法卷下

一日先生與覺空子雲香子行真子閒談酒酣飯飽興盡  
味窮欲去不舍欲留無說彼此默然靜對晷移數寸先生  
忽問曰此時有所欲言否覺空子笑應曰詞囊罄矣夫何  
言耶曰猶有所思否曰俗情已窮夫何思耶曰無言無思  
肅然儼然又有道見否耶曰意若山窮水盡情若枯木寒  
崖不惟不知道且不知有我也曰已忘我乎曰未也曰旣  
未忘我何以不知曰塵世旣已無情道見亦無庸心不惟

不必言卽言亦無可言已何會有心忘我乎曰無心如是不  
猶可謂忘否曰不可若有所忘必有所存矣我於此際無  
所謂存所以無所謂忘也曰當此不存不忘時非所謂非  
有非無非不有不無非卽有卽無非非有非非無乎曰然  
誠一無所住也曰晤對之際相見竟若相忘轉盼之餘相  
覺而不相知無取舍無得失無倚流無動靜清清閑閑平  
平常常如此此際雖有天地不誠一箇郭廓乎雖有日月  
豈非一箇過客乎千山萬水何會犯得一毫百物羣生何

會占得一點不必言如如而如如者自如如矣不必言藹  
藹而藹藹者自藹藹矣是果何境象哉莊子云日在道中  
而不知道卽是如此實際也覺空子呀然曰如此看來一  
箇自然常在天壤何處是道何處非道何時有道何時無  
道一切見解都成虛妄矣從此常常如是豈不簡切了當  
乎曰然古今大道誠有不容絲毫擬議不假絲毫作爲如  
是者予嘗曰海闊天寬任我遊遨正是此義今而後俗也  
莫談功也莫論邪也莫避正也莫圖仙也莫從凡也莫去

知得如是儘管如是而已豈非頓脫天人自超天人渾忘  
今古自無今古之至捷法門乎皆仰天歎曰嗟乎我等幾  
爲學道誤一生平

全真子曰大道不假思索作爲已聞命矣但自了徹此義  
每不能忘似乎著迹及其一忘游思疊出似又支離敢問  
如何而後相融無迹先生曰雜念起時會覺得否曰不覺  
也雜念起後又覺得否曰心方惡之豈有不覺曰未起念  
時弊在不覺旣起念後弊在多覺也曰不覺固非覺亦不

是○如○何○而○後○可○曰○未○起○念○前○中○無○正○覺○則○是○大○開○雜○妄○之○  
門○而○無○主○者○矣○及○起○念○後○欲○有○以○止○之○則○是○以○賊○攻○賊○同○  
一○流○蕩○烏○得○不○前○後○皆○失○然○則○未○起○念○時○卽○當○有○覺○及○起○  
念○後○反○當○無○覺○乎○曰○非○也○未○起○念○先○卽○有○覺○以○防○之○此○覺○  
便○是○雜○妄○及○起○念○後○若○無○覺○以○聽○之○此○意○便○是○流○蕩○又○烏○  
乎○可○曰○聽○之○不○可○止○之○亦○非○功○夫○從○何○措○手○曰○功○到○此○時○  
天○人○無○分○大○道○自○一○體○之○則○著○道○見○不○體○則○落○空○虛○所○以○  
不○助○者○每○失○之○忘○不○忘○者○未○有○不○助○也○君○但○莫○著○大○道○見○

亦莫著空虛見。且莫著去游思雜念見。優焉遊焉淡焉漠焉。無論有欲無欲。有想無想。此心只要不向他處去。便是。曰心不別去。雜念卽於此而消乎。曰君但如是。莫間消與不消。曰心不別去。大道卽於此而存乎。曰君但如是。莫問存與不存。曰存理遏欲。皆非究竟。何所指歸。曰君果能優焉游焉淡焉漠焉。一切有欲無欲。有想無想。時都能呼喚此心。莫向他處去。自然知得此中妙義也。全真子默坐良久。忽有會心。喟然歎曰。顧如是耶。此句妙諦。原來不可思。

量擬議如是也。未起念時將此意一提，不覺平常益實妄。念不除而自除，大道不見而自見，真非有非，無不後不先。極平極常至神至奇，一箇心法也。予領矣，可以直往無前矣。先生曰：「然了徹至道，不知此點綱領，終是時出時入，時純時雜，不能前進。凡人起念處便是聖，凡關頭不先有正覺以主之，則關虛無守，隨便出入，必不能純淨無弊。今能以似知非知，似覺非覺之一盞明鐙，安置此處，如清明官府，姦詭潛蹤自然內不外，出外不內，入而長得清淨之天。」

也已○君勉之○此係一顆萬古不磨之寶珠○三界俱融之神  
鑑○可以立地成真者也○全真子領悉此旨○喜不自禁○於是  
起居語默○常得所主焉○

諸友往復辨難不已○先生曰○諸君此時身住何處○曰○住館  
內也○曰○館住何處○曰○館住地上也○曰○由此類推○地又何所  
住耶○全真子曰○地非住於氣上乎○曰○館住地上○地住氣上  
固矣○氣又住於何所○衆茫然○先生曰○天地雖大○必有指歸○  
吾身雖小○必有由來○若昧此義○烏能與天地之指歸○吾身

之由來耶。咸莫名其義。久之全真子曰。敢問地住氣上氣。住何所。先生笑曰。住在者箇。曰者箇。相傳久矣。究竟何名。曰。只此二字。便是名字。何更求姓氏。曰。我等幸聆教言。頗會斯旨。恐五百年後人。指爲禪學廢此妙義耳。曰者箇二字。非故晦其詞。乃此中心法也。若指爲道。便著道。見指爲理。便作理。窮指爲性。便作性。悟指爲命。便作命。談種種名色。皆不若者箇二字親切實在也。以爲禪學而棄之。此無道緣。無心得者。何足與議。曰。如先生言。凡悟得者箇者。不

言道而道自存不言理而理自得不言性命身心而性命身心自無不各得其實共得其真也已曰然推之天地之始萬物之源古今之遙中外之大亦無不瞭如指掌昭昭目前也諸友欣然歎曰旨哉者箇而外夫復何求哉先生笑曰君等皆徹者箇乎曰然也曰者箇對面不有那箇乎未審者箇與那箇同否覺空子曰者箇並無所謂外何那箇之有曰若是君已有者箇矣目前果有者箇乎曰無也若有者箇便非者箇雖非者箇故名者箇曰然君誠有者

箇而無疑矣。據君所言，豈非無者箇而後有者箇乎？曰：先生如此言，我便如此答。究竟者箇之有無，猶未思及也。曰：然。然君誠有者箇之實，而非徒有者箇之名者矣。據君所言，豈非不著者箇之有無而後者箇乃真有乎？曰：者箇有無，要且不知者箇有無而後之真僞，更未暇思及矣。曰：然。然是誠得者箇之實而不可以究窮者矣。吾何說哉？未審諸君亦如此否？顧光風子、光風子、默然、顧雲、香子、雲香子、默然、顧觀空子、行真子、全真子，皆莫不默然。先生長歎。

而作曰有是我義皇以前竟如是我何其者箇之昭著人間而不稍異若是也於是退居私室亦默然而無語

光風子曰大德無物不容信乎先生曰然曰大道並無一物信乎曰然曰無物不容似著物矣並無一物似落空矣如何始能無物不容而並未著物一物不有而並非無物曰君欲無物不容以大其德乎曰然曰欲一物無有以大其道乎曰然曰二語各有所指誠不可不兼而有之會而通之也夫無物不容誠恐隨波逐流也一物無有必至枯

寂爲已也。君欲會通此旨。兼而有之。非頓出二乘之見乎。  
當爲君言之。光風子肅然聽受。先生曰。一箇大道固常在。  
天究竟世間萬事何者爲是耶。曰。無有是者也。曰。又何者。  
爲非耶。曰。無有非者也。曰。旣無有是。猶有取否。曰。旣云無。  
是何取之。有曰。並無非處。又有舍否。曰。旣云無非。何舍之。  
有曰。一無所取。箇中猶有物乎。猶有物而不能與無物之。  
大道合旨乎。一無所舍。箇中猶有不容乎。猶有不容而不。  
與無所不容之大德合義乎。光風子曰。然。然。天下無是便。

無取無取便是無物之大道矣。無非便無舍。無舍便是能容之大德矣。學者悟得無取無舍。無是無非。自然無物不容中。而一物不染。一物無有中。而無物不包。大道卽大德。大德卽大道。兼而有會。而通。旣不相離。亦不相礙也。已曰。然旣無是非。又無取舍。何物不容。何物可著。縱欲進取。更從何處進取。耶。進亦無可進矣。將欲退舍。又從何處退舍。耶。退亦無可退矣。前無進見。後無退想。此知覺心有不立化爲虛無之性乎。當前卽是誠。不必移步而始換形也。光。

風子曰唯唯誠能如是則天地皆歸萬緣頓息矣何難曾  
羅宇宙世外生身與慈悲佛同一性情

日者先生會諸友閒談語出無心隨說隨忘久而意盡詞  
窮彼此怡然相視而坐先生移時忽謂全真子曰當此之  
時將爾實地爲吾一道可乎曰本來無物說箇拾沒曰無  
物之本來且勿論目前如何曰說有非有說無非無廣大  
無邊精微莫破卽道亦惟我自知而已於先生何與也曰  
如君所言則性海也豈一定不移之住身處哉曰性海而

外○別○有○見○聞○則○非○予○所○及○知○也○曰○此○時○意○盡○詞○窮○方○寸○之○  
中○有○所○不○足○否○曰○無○也○毫○無○所○求○有○何○不○足○曰○方○寸○之○中○  
有○大○歡○喜○否○曰○無○也○毫○無○所○得○有○甚○可○喜○曰○既○無○不○足○又○  
無○可○喜○此○時○之○意○悲○乎○喜○乎○得○乎○失○乎○進○乎○退○乎○出○乎○入○  
乎○曰○一○箇○意○思○却○無○意○思○一○箇○形○容○却○無○形○容○只○覺○無○悲○  
無○喜○不○得○不○失○非○進○非○退○不○出○不○入○自○成○其○爲○一○箇○自○自○  
然○然○暢○暢○滿○滿○之○意○思○而○已○曰○此○意○會○有○形○狀○否○曰○並○無○  
形○狀○暢○滿○卽○其○形○狀○也○曰○有○方○所○否○曰○亦○無○方○所○當○前○卽○

是方所也。曰所謂暢滿大小如何。內外如何。動靜如何。增減如何。曰但覺暢滿。不可以大小言也。但覺暢滿。不可以內外定也。但覺暢滿。不可以動靜論也。但覺暢滿。不可以增減辨也。加一毫不得著。一想不可者。點暢滿意思。自有如是如是者。曰諸君皆然乎。皆應曰然也。曰此意將何以名之。曰先生提醒。方才覺得。若問姓字。則未知之也。曰此卽法座也。卽性海中之法座也。若知性海而不知此座身。雖不復出塵。究竟未有定所。如已登天堂而無位置。斯人

之處故此座一得不但可以徹紅塵而且可以徹法海千  
魔萬怪到此便消萬典羣經盡從此出心不離此便是心  
心作佛言不離此便是字字真經卽此可以範圍天地以  
其中也卽此可以曲成萬物以其和也就是是是非從  
何處見來只管如是古今從何處間斷天離此座且不清  
地離此座且不寧豈學道之士離此座而可以入聖乎孔  
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馬祖云卽心是佛又  
云非心非佛可於此想像得之矣然歟否歟請諸君登座

一看。

諸友辨論如來正義未能了當先生曰吾欲有問諸君饒舌否曰願聞妙義曰金剛經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斯固然矣但未知不以三十二相可見如來否覺空子曰不可曰如來非相故佛言不可以三十二相見然則不以三十二相又何不可見如來耶曰有相著色色固非如來無相著空空亦非如來故不可也曰有相不可見如來無相亦不可見如來如是若有人不著有亦不著無又可以

見如來否曰正見如來曰君如是以見如來乎曰然曰如是  
是以見如來如來墓木且拱矣覺空子驚曰空色兩無如  
來正義先生奈何而言若此先生不答又問又不答覺空  
子默然久之拜手而請曰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曰否  
也曰不以三十二相又可見如來不曰否也曰有人焉不  
著色見不著空見復可見如來否曰否也曰如何三十二  
相不可見如來曰著色見如何不以三十二相亦不可見  
如來曰著空見曰空色兩無如何亦不可見如來曰著非

空非色見覺。空子言下有省。復問曰：一切等見俱無所著。又可見如來否？曰：否也。曰：有見則迷，無見應覺，如何亦不見？如來先生又不答。諸友皆疑同叩。所以先生歎曰：諸君如此探求，則是磨滅如來，斷絕如來矣。猶欲透徹正宗乎？諸友益疑益欲問其所以。先生大笑曰：從來無如來。予又何所見？何所說乎？覺空子曰：如此又正見如來矣。先生啞然而笑曰：君誠講解生也。旣無如來可見，又何正見如來之有？須知天下學道人之所以勞勞畢生而不徹最上乘。

者○皆○以○其○有○如○來○也○皆○以○其○有○如○來○可○見○也○君○言○若○此○不  
重○增○天○下○人○之○弊○乎○此○吾○所○以○曰○磨○滅○如○來○斷○絕○如○來○也  
諸○友○豁○然○大○醒○於○是○再○不○談○如○來○再○不○談○見○如○來○且○知○是  
名○如○來○自○古○及○今○並○無○如○來

眞○空○子○來○館○先○生○曰○離○索○許○久○君○其○了○徹○矣○乎○曰○本○來○無  
物○有○甚○了○徹○曰○雖○然○此○時○相○對○則○不○可○謂○無○矣○未○審○心○在  
何○處○住○脚○曰○原○無○方○所○形○狀○有○甚○住○脚○曰○心○無○住○脚○不○亦  
泛○濫○無○歸○乎○曰○舉○動○一○任○天○然○何○至○泛○濫○曰○曾○無○定○見○一

任所之此正泛濫實處也。猶得謂之無乎。曰此心當以有  
定爲歸乎。曰大道雖無形狀。究有真實不易之處。而後可  
謂得主有常。不然。未有不落於凡夫禪者矣。曰禪有聖凡  
乎。曰心以性爲主。不得其主。只云不可有主。則是泛泛無  
依。如浪子還鄉。此處不住。彼處不止。雖不追逐紅塵改節  
喪志。終不過一落魄之潔士已耳。豈可期其有成乎。故曰  
凡夫禪也。若乎真正禪宗。不避有自。不著有。不避無。亦不  
著無。且不避非。有非無。卽有卽無。而自與非有非無。卽有

卽無諸見兩不相犯此殆別有天地也夫豈心無所主只覺逐處皆非者可比類乎真空子深悟其非於是從容而請曰心有落點便著方所若無落點又無定位敢問如何始能無方所中有定位有定位處仍無方所乎曰大道在天先非動非靜卽有時而動動亦無減有時而靜靜亦無加也知得此義日在動靜之中却日在動靜之外日在動靜之外却在動靜之中自然可動可靜而非動非靜也隨動隨靜而不動不靜矣真空子參悟久之不得其義先

生曰君猶未得乎曰然曰君今參悟可謂動否曰動曰設  
不參悟可謂靜否曰靜曰靜是動是曰聞先生言動靜俱  
不是矣曰旣知不是卽從此奮進一步自得其原真空子  
反復參悟終不能得氣倦神疲停思息慮優游庭前先生  
呼而語之曰君猶參否曰參亦不得不參亦不得與其參  
而徒勞不如不參之爲清淨也曰君來前吾再爲君言之  
真空子復位靜坐先生曰參則煩惱不參則清淨乎曰然  
曰如此清淨地位君會想像安排否曰未也一不參悟便

自如是曰此卽不煩想像安排之清淨地便是性天真境矣何俟他求耶真空子躍然而起曰有是我雖然不用心時固有此境正用心時猶有此境乎曰非也君以動靜疑之而不知此卽無動無靜之地也何也君方不想身便清淨非因無想而清淨也實因無得卽不強求有得而清淨也曰大道在不求得乎曰又非也清淨真境原來如是因其著想是以迷之認此不想爲清淨此清淨又必因著不想之見而迷也著想固迷著不想亦迷可知性天之覺與

不覺實由爾之著與不著也。知得此義，非想非不想，自知此義非動非不動矣。能於此處著脚，卽是以清淨爲身有時事屬細微，不想固清淨，有時事關至要，要想亦清淨也。總之，我不著想，所以清淨；如是我，我不著不想，所以清淨。亦如是，且不著非想非不想，卽想卽不想，所以處處清淨。事清淨而無不如是，由是想來清淨，原如是何，關乎想與不想動與不動，靜與不靜乎？如此住脚，則便是無方所中之定位。有定位，仍一無方所也。何不悟之？有真空子曰：然。

然此義雖有定位並無定位知得無定位上住腳便是定位矣何處是定位無處非定位

先生問諸友曰子等學道有年至今以何爲主皆曰以無爲主曰無字之義甚當究將何指曰內無欲也外無塵也曰何以能內外一致曰無欲自無塵無塵因無欲內外自通明矣曰人情所不能無者亦無之耶曰一有百有一無百無何可趨俗曰諸君雖得無字綱領其中妙用猶未之悉也無字雖是正宗然亦拘泥不得若一切相忘而後可

以了塵緣得清淨則終身無清淨時矣。曰掃除且不能清淨不掃除而反清淨乎。曰塵緣不除固不清淨若塵緣必除而後清淨清淨必有時間斷夫豈自然之常清常淨乎。曰然則予等所得清淨並非清淨乎。曰君等之清淨是與塵緣對待之清淨也。所以時出時入夫清淨者道之常體也。如自如穆穆自穆有塵不亂無塵不加不與歲月而俱流不與山河而俱古。天地未開其體如故萬物雖紛其體如故。匪特不可言傳益不可意會。豈諸君之所謂清淨。

乎○曰○如○此○清○淨○真○是○無○障○無○礙○不○有○不○無○之○性○體○矣○何○修○而○後○可○臻○此○境○曰○無○難○也○只○要○了○徹○此○義○瞭○如○指○掌○自○然○習○與○性○成○曰○此○中○功○用○豈○無○心○傳○曰○以○後○心○印○只○在○悟○徹○不○在○作○爲○果○能○身○無○其○身○清○淨○自○如○物○無○其○物○清○淨○自○若○天○何○言○哉○時○行○物○生○而○清○淨○昭○然○也○易○無○思○也○變○化○無○窮○而○清○淨○依○然○也○有○者○不○嫌○其○有○清○淨○卽○見○於○有○處○無○者○不○嫌○其○無○清○淨○卽○見○於○無○時○遇○貧○賤○而○清○淨○自○見○人○且○不○知○其○貧○賤○而○只○見○其○清○淨○也○遇○富○貴○而○清○淨○自○見○人○且○忘○乎○

富貴而但知其清淨也。推之夷狄患難無不化爲清淨道。  
場夫乃知真清淨者常清淨卽不清淨之境亦化爲性天。  
樂地矣。夫何隔礙之有哉。曰外塵一了固可運用無礙矣。  
奈氣質何。曰然哉。然我內患未除外緣必礙。此中錮弊誠  
不可不徹於平日也。然又非內病盡除而後可以處外也。  
凡人氣質雖有偏必因物而其弊始見。果能了徹正宗圓  
轉活潑如孔子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  
速匪特外物不能沾滯卽剛躁和流等弊從何而生從何

而見也耶。曰：世有聞道而氣質不能消融者何也？曰：果聞大道，未有不圓明廓徹者也。氣質雖難速化，塵緣雖難遂除，但一得無上正宗，則天人俱脫塵緣，盡消雖有未化氣質，亦無從住腳矣。若夫氣質有礙，塵緣有阻，必是於無取舍是非之大道，尚未了徹。所以後天氣稟得肆其情，世物紛紜得亂其真，不能圓通暢達。當此之時，便當自奮求徹。真宗自然免得此弊，不見流水乎？勢平則止，勞傾則流。雖衆嶺縱橫而曲折自妙，不見清風乎？遇空則直，遇物則曲。

雖通寒不一而活潑自如。今了得如此。卽如此直去。如此以外。並無見聞不滯。如流水無著。如清風任天而動。無入而不自得矣。衆聆斯旨。點頭會意。不覺同上清淨天中。化爲清風流水。來往天人之外。而不自知也。

先生問曰。大道有思議作爲否。衆對曰。無也。曰。何以無思議作爲。曰。思議人心也。作爲人事也。豈性天大道乎。曰。性道本無思議作爲。設有不客不思議作爲之事。突如其來。亦思議作爲否乎。諸友相顧而笑曰。將思議作爲。則與大

道背矣。不思議作爲。則爲此事礙矣。究竟思議乎。不思議乎。作爲乎。不作爲乎。衆莫能決。有問者曰。先生當此思議。否。作爲否。曰。思議也。作爲也。不思議作爲不得也。曰。性天如彼。思議作爲若此。不已。背乎。先生笑曰。諸君。知其一不知其二。夫事當思議。我便思議。並不強爲。不思議物當作爲。我便作爲。並不強爲。不作爲是思議作爲。皆出於天然。自然毫不假諸人事也。君等只知以無思議作爲爲道之本體。而不因事物之常變難易。如何是矯強矣。是大拂乎。

性天之當然矣。只此已是思議作爲。而且曰道固如是也。其誰信之。殊知性天常道。無思議亦並無不思議。無作爲亦並無不作爲。是以事當思議。思議焉已耳。物當作爲作爲焉已耳。如此思議作爲。不惟無不思議作爲之見存。且並無思議作爲之心。在無思議作爲之心。與無不思議作爲之見。將謂爲思議作爲乎。不得也。將謂爲不思議作爲乎。亦不得也。此性天大道之所以圓明廓徹於不思議作爲處。可見其全身於思議作爲處。亦可見其全體也。君等

切勿著有思議作爲見亦莫著無思議作爲見而後出入  
隨緣有無俱是方得謂之真正無思議作爲而無一毫障  
礙者也諸友歎曰殆我吾等幾墮二乘

同學閒談性天妙旨樂而不倦先生知其了徹正宗思有  
以進之也曰諸君所談其卽無見無聞之實際乎曰未知  
確否祈先生指導曰今後猶欲聞道否曰大道本無從何  
處聞曰有說法否曰正法非有從何處說曰君等皆能無  
說無聞乎皆能以無說無聞紹此正宗乎皆曰固所願也

先生曰君等一畫開後設無相宮中遇有仙佛聖賢說法  
猶聞之否耶於是有以聞爲是者有以不聞爲是者覺空  
子曰遇之則聞不遇則否不著聞見亦不著不聞見先生  
曰當此之時說法者儼然君以何聞聞之耶以心聞之乎  
心已無迹以身聞之乎身已無形試道其所以聞曰身在  
無相卽以無相聞之並無所謂身心也曰旣入無相則入  
者卽君也聞不以身心豈通論乎覺空子久之莫能名其  
實義乃問曰先生此時聞之否曰聞也曰旣入無相身心

俱無又以何聞之曰以清淨法身聞之也曰設無相宮中  
突出幻景名雖說法並非正宗亦聞之乎曰聞之也仍清  
淨法身聞之也曰旣云非法猶可聞乎曰彼雖非法吾清  
淨之身却法也彼若是法吾聞其是法彼若非法吾聞其  
非法正法吾聞非法吾亦聞彼雖有邪正之分而我則無  
邪正之聞也曰聞正法知其爲正聞非法知其爲非此聞  
誠清淨之聞矣未審有尚於先生之清淨者亦會法之否  
耶曰我雖聞以清淨之身却不自知其清淨也彼說一分

正法則聞一分說一尺正法則聞一尺極之百千萬億譬  
喻所不能及吾亦如是以聞也何會有法何曾不法又何  
曾一無所法無所不法耶覺空子喟然歎曰善哉聞乎誠  
以清淨聞法而非聞清淨法者矣誠如是也有法固聞法  
無法亦聞法遇正固聞法遇邪亦聞法初不可以邪正有  
無而礙其清淨也已先生曰噫君得之矣何處不是佛國  
何說不是佛經何人不在說法何時不可聞法也曰無相  
正宗如是簡切何以同生天地而人總不得一聞曰無他

天下之所以自迷者只是欲聞清淨法而不知清淨以聞法也。覺空子欣然贊曰：一箇清淨法原不假於聞欲聞正法者。邪見從外生。欲說佛法者。邪言從外增。那知清淨地無說亦無聞。知得無聞說。因說而生聞。邪說清淨覺正說清淨明。一箇清淨相化爲丈六身。昂頭天以外巍巍無上尊。

雲裳子問曰：昨言心莫向別處云。此非心化爲性之旨乎？先生曰：然也。曰：當此之時。心性無分。仍一廣大高明精深。

莫測之體。此後猶可以言功夫否。曰。以云性海。君見之矣。  
心反乎性。君知之矣。且心性兩忘。內外無著。而一無所有。  
矣。君於此際。曾自知其景象否。曰。一無所有。知箇拾沒。曰。  
卽知一無所有之景象也。曰。若有景象。猶得爲一無所有。  
乎。曰。太虛茫茫。知者猶得以太虛名之。居於此處。獨無以。  
狀之乎。曰。有何如狀。先生試言之。曰。我之一無所有之實。  
際。我則知之。君之一無所有之實際。我何能知。君自問焉。  
可也。曰。從何得此實際。曰。君能一無所有否。曰。能。曰。卽一。

無所有時自審自問便明明白白雲裳子默然久之歎曰  
一無所有原來如是雖然如是實際終難言傳也先生曰  
君於此時有足意處否曰無也有不足意處否曰無也有  
道見否曰無也有非道見否曰無也曰一無所有如是豈  
泛濫無憑哉曰確有可據也曰何忽然知得如此的確曰  
先生指點大現當前所以的確如此曰君所的確者清淨  
乎暢滿乎恬淡乎活潑乎曰惟恬淡似之曰卽此二字便  
是一無所有之景象也何得以一無字抹煞之雲裳子復

笑曰然此言信不可誣也。向者未經提醒。卽以性體本無一義抹煞過去。所以不知實在平常如此。但未知當常守此恬淡否。曰無須也。只要君有此覺。往後自然常在箇中。而不落於茫蕩矣。但一無所有之後。爲恬淡爲清淨爲暢滿。爲活潑。不一其境。不過此時如此。我當如此。明白移時。如彼。又當如彼。明白耳。曰以前所謂性海之義。不因此見而滅乎。曰性海極廣大。高明此恬淡極淺狹。切近似乎兩不相侔。而不知此乃廣大高明之中處也。何滅之有。君試

由此處以探其邊際以測其高深果可限量否耶雲裳子又久之自覺莫測其底止乃歎曰此雖切近然正廣大之發端也此雖淺狹然正高深之發源也在此處著眼固似平常由此處以窮其規模仍一不可測度之性海也今而知切近平常卽廣大高深而無以復加者矣曰然然君了徹如此又不可著於知覺以自誤曰仍是一無所有夫何著耶曰恐君以恬淡處爲一無所有耳須知明白此恬淡者仍是一無所有也雲裳子唯唯而退朝陽子進曰先

生適爲恬淡者言之敢問或清淨或活潑或暢滿皆一如其旨否曰清淨者清淨回光活潑者活潑回光暢滿者暢滿回光亦猶恬淡者之恬淡回光而已曰回光之義非覺照之謂乎曰如此如彼究竟自己回光非另有一心以反照此一無所有也諸友皆大省曰先生此義不過要隨時自己明白明白自己而已曰如是如是

先生遊釜水有客拜求大道意甚誠切因爲發明性道大旨客不能悟且愧且奮先生曰大道非一時可悟果能真

誠不懈。自有了期。客曰。未審何時始能了悟。先生笑曰。當在十二萬年後。今日今時。客益不能解。曰。敢請先生此言如何。解說曰。知得此義。則大道徹矣。客爽然久之。無可如何。愧謝而去。同遊諸友問曰。與客所言果何義也。曰。諸君亦未之悟耶。夫大道者。不二之物也。天地得此而開闢。人物得此而生長。非有斷際也。但天自開後。日趨於動。所謂湛寂真常之道。非動極而靜後。不復見矣。人自有生而後。知覺日開。靈明日散。所謂湛寂真常之道。不到動極而靜。

時亦不復見矣。吾言十二萬年後者。以其爲動極而靜之時也。又云今日今時者。言彼時之靜無異今日之靜。今日之靜無異彼時之靜也。此皆天地之常理。人事之常情。正見大道卽在此常理常情之中。人每自迷而不覺也。曰先生何不直告而必爲此怪論。曰非怪也。正直告也。大道在天則爲於穆。並無作爲。大道在人則爲本來不假思索。吾正告以清淨自然之正宗。而彼不知言下領悟。反以知覺之心求之。是彼之所求大異於吾之所告矣。吾雖直告彼。

不直悟縱悟亦是理解。烏能徹此正宗乎。且十二萬年後之旨。雖在彼時。天地之靜言。正指人之知覺消滅。恬靜無爲之時。言了得此義。何會在彼時乎。何在非今日今時乎。諸友頓悟其旨。曰。先生昨言清淨法座。卽在目前。當隨時明白者。非卽此十二萬年後之義乎。曰。然。心性兩忘。動靜俱滅。正是此日此時。曰。十二萬年後。復有十二萬年否。曰。有道無休息。數無窮盡。於此可知。歲月之無盡藏也。曰。以後之十二萬年。又從何時始。曰。從此日此時始。曰。由此推。

之及無窮劫後此身又如何安置而後可以免此久遠之  
輪迴曰切莫改換時候自然不墮曰來往者如彼難定者  
如此焉能使此時此刻毫不改移以爲常住之清天曰諸  
君此時非一無所有乎曰然曰一無所有中非如如自如  
乎曰然曰大道自如是耶亦君等以爲當如是耶曰眞常  
大道原來如此我旣無心是以無殊曰猶可於一無所有  
中著一見否曰不可也曰猶可於如如自如時稍間斷否  
曰不可也曰旣知一無所有中不可有見且知如如自如

中不可稍違。如是則此真境。非卽動極而靜之歸源處乎。  
非卽由靜而動之發源時乎。在此住脚。永不改移。雖無窮  
劫運轉。瞬遷流。而君等之落點處。則未嘗有異。吾所以曰  
此時此刻。莫使改移。諸友欣然大喜曰。自今以後。元始爲  
身矣。如來爲體矣。湛寂爲位。於穆爲家矣。古今雖遙。任他  
來往。民物雖衆。任他紛紜。真所謂四時不夜之天。萬古不  
易之時也。已悠悠蒼天。復何求哉。先生長嘆曰。如是如是。  
天何言哉。世之有志斯道者。乃舍此切近法門。而求諸遠。

且難也悲夫。

諸友既聞明白一無所有之義。日常默坐相對亦無一言。先生知其又墮窩臼也。乃謂真空子曰。君舉動若有所存。究何所得乎。曰。不過隨時明白。豈有得哉。曰。明白拾沒。曰。一無所有。明白當前而已。曰。君墮明白窩臼矣。真空子默然。若有所失。復謂光風子曰。君又如何。曰。我則異於是。曰。何也。曰。彼隨時明白。我則隨時皆忘乎明白也。曰。明白可忘乎。曰。不忘則著明白之見。反不明白矣。曰。忘又何以見。

明白曰先生提起我便了了此卽明白實際曰君墮以不  
明白求明白之窩白矣一過一不及皆非自己明白明白  
自己正義光風子亦默然無語先生徧乎諸友而問之皆  
曰予等所見大抵相同奈何奈何適覺空子手舞足蹈飄  
然而來毫無拘束先生曰君何自足如是答曰我無所求  
有何不足曰獨不求明白乎曰我於十二萬年前已知得  
如是有何明白有何不明白言已拍掌欣然而去先生指  
謂諸友曰此君如是寃係泛泛一生乎亦有自信而後如

是乎光風子曰彼殆有信心而毫不自疑所以出入無拘自得如是也先生笑曰仔細思量此君果明白否耶衆皆憮然曰原來是者樣明白明白者樣豈真有箇明白處哉又豈真無箇明白處哉乃知吾等所謂明白乃著一明白之見以求明白者也先生常言墮第二乘卽予等之謂矣曰君等皆明白如是如是明白乎曰明矣白矣明白我等以前之明白皆是糊塗明白矣豈真知覺而外總總一箇天然之明白乎敢請先生再爲子等發明以便後之有志

斯道者曰此間界限內外攸分君等之明白求在外者也  
不知者箇明白乃是心體並非知覺有如寶鏡空懸雖未  
照物而其肅靜清明之本體固自若也茲之所謂明白者  
正欲君等明白此清明肅靜之本體豈有他哉然又非另  
以知覺去求此本體之謂不過有此清明肅靜之本體便  
是明白有此明白便是此清明肅靜之本體耳旣曰清明  
肅靜又何明白之有不明白之有乎知得不求明白亦不  
去不求明白則所謂清明肅靜者不言而自常在箇中矣

何怪無不足意之覺。空子如野鶴閒雲。倏焉而來。忽焉而去。如此乎。衆友於是知本來心體。乃是無思無爲。無臭無聲。性體之實際。

仍真子曰。天下古今同一心性。所謂覺者。因迷而醒之謂也。昨日先生言覺。亦有不同乎。先生曰。覺者。太極之虛靈。在內而不在外者也。以其本體言。何時非覺。何處不覺。君等因迷而生覺。此殆一時惺悟之覺耳。豈太極之本體乎。曰。人自有生日。趨於動。何以始能復其最初之虛靈如故。

曰君之心性何時了徹曰昨來館始識本來曰本來何狀  
曰性則無臭無聲心則無思無爲曰旣無聲臭思爲猶前  
刺刺不休否曰若再如前則仍未識本來之迷人矣然則  
卽如是以終其身乎曰知得如是便如是已耳豈肯復入  
荆棘曰昨日由迷而覺思頓然一悟今猶常有頓然之意  
否曰無也曰何以竟不復悟乎曰如夢旣醒醒後不復入  
夢何能復有頓悟景況曰如是非覺後不復再覺乎非覺  
後不復再覺而自無時非覺乎曰是也曰自後不復再覺

而自無不覺。以至身後不惟於塵世無擬議。卽於青霄亦無安排矣。不惟於工夫無作爲。卽於道學亦無想像矣。清閒閒毫無箇事。明明白白自無一塵。此便是太極虛靈之本體。而長懸於天壤者也。豈非大了大徹大明大白。而並不假於人事者乎。呂祖曰。斯爲大醒。永不入夢。性天之。大覺。誠有自然如是者。君其信焉。否耶。仍真子欣然避席稽首而讚曰。天地從來是清明。只爲風雲錯認心。誰知晴雨皆對待。陰陽而外有玉清。從此置身霄漢外。一任紅塵。

升與沈不求潔無不潔不求清自然清神而明之便是真  
既得真今何神明真所謂天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  
是春讚已先生曰此付寶鏡特贈與君他日利濟民物皆  
從此發皇也仍真子拜領而去是時諸友無不大開覺路  
同見此清白之天

先生謂諸友曰所謂性體皆聞之乎曰無臭無聲非空非  
色無物之本來如是也曰所謂心體皆聞之乎曰知得如  
是則便如是不思議不作爲寂然不動者如是也曰既知

心性本體又知心性之神妙否曰予等不敏烏足以知之  
曰不知此神妙雖可以自了未必可以濟人雖可以出世  
未必可以治世流之久遠不免無作爲之譏矣曰此中作  
爲盡屬天然以爲有作爲者固非以爲無作爲者亦未必  
是也曰雖然此中妙用極精微極弘大不可不瞭然於中  
也諸友於是稽手曰敢請先生詳說此線淵源曰君等今  
猶有知覺否曰有知覺便墮人心矣曰事至物來又有知  
覺否曰知也覺也是乃天然之正覺自然之良知也曰事

有是非物有善惡猶能分別否曰分別也曰分別是非善惡時心有是非善惡之見否有見便是取舍無見何能分別曰雖有分別要係天然不得以爲有亦不得以爲無也曰究竟此天然見解非知覺乎非因事物而有之知覺乎諸友莫能了晰其義先生曰噫此乃王伯關頭聖賢肯要顧可含糊耶衆請其義先生曰此正覺也此良知也此無覺中之正覺無知中之良知而非隨事先見觸物生心之知覺也曰何謂也曰事物未來時清淨無爲渺無朕兆斯

固以於穆爲體。合德於天者矣。及事物當前。其體依然無思。無慮。事物雖紛。無不自呈。其是非善惡。因其是非。而是非之因。其善惡而善惡之。雖見有差等。而不知是非在事。不在我。善惡在物。不在心。仍一無思無爲之本體。此與天合德者。所謂與日月合明也。旣屬天然。毫無人。事則事之是非善惡。由此而定。卽由此而安。由此而安。卽由此而各得其所。各定其天矣。一人以爲然。天下皆効之。一時以爲然。萬古皆宗之。此與天地合德者。所謂情周萬類。與四時

合序也。從此非者知反。是者知勉。善者知從。惡者知戒。相安無事。亂機頓消。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此與天地合德者。所謂與鬼神合吉凶也。由此想來。能盡其性者。自然能盡人性物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能盡人性物性。贊化青而參天地者。不過能盡其性而已也。曰此線正宗。儒者有然。佛老亦同。否曰。是何言歟。天地無二道。聖人無二心。雖因地因時教有不同。而此一線真宗。原無二也。豈有外天而有道。外道而有心。外心而有教者乎。曰。世俗每

如此分別品論。果有妙廣長舌。爲斯世解其疑。曰性本清淨。同得於天者也。儒曰天命之謂性。釋曰清淨法身道。曰無名天地之始。心者性之良情之主也。儒曰率性之謂道。釋曰圓滿報身道。曰有名萬物之母。情者性之著。心之痕也。儒曰修道之謂教。釋曰千百億化身道。曰無知無不知。無爲無不爲。立說雖殊。要皆同一天然之性。同一自然之心。同一必然之情。判而爲三。豈知道者哉。曰道固同。其作用又同否。曰聞佛在西方。無爲而化百餘國。至今猶守其

規模是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異矣。傳言老子在黃帝時爲廣成子。帝嘗受業於崆峒。在堯時爲務空子。帝嘗訪之於水。非真有道德可以利濟民物。二帝如是其禮下哉。况孔子適周亦嘗問禮。其有益於天下後世也明矣。豈得以隱顯不同。中外異地而闢之乎。曰然。今當如何精進。始能合斯道之弘大。曰內不外出。外不內入。固是斯道。肯要然。又須知智周萬物。利濟天下。仍是不出。不入也。一箇性天本體。猶如太虛。此中神妙。有如日月。試思日月不在上。

乎萬物不在人間乎。人間之萬物不皆被天上之日月天上之日月不常照臨人間之萬物乎。曰然。曰日月不會落人間萬物不會上霄漢。此卽內不外出外不內入。自然皆在箇中。皆沾惠利而不相礙之顯然可見者也。君等誠能常在道中無物如太虛自然如日月天地雖大我其身矣。萬物雖繁我其體矣。可大可久之事業所以自成於常清常淨之中也。易曰不出戶庭而天下治。釋氏曰佛身充滿於法界而常不離菩薩座。老子曰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

歸誠有可以自信而不疑者矣。曰：設終老林泉，斯道又何  
以見？曰：廊廟山林，初無二義。隱顯通塞，並無兩塗。以此爲  
憂，不達甚矣。孟子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釋。」氏曰：「來也如  
是去也如是。」老子曰：「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豈因  
窮達而有異乎？今而後與道偕行，不著一見，自然動靜不  
失，而無不光明矣。言已，諸友喜曰：「精微如是，弘大如是，且  
天然自然，亦復如是。」所以世界雖久大，而自毫無障礙如  
是也。先生笑曰：「然此間功德不可思議。」

先生謂諸友曰清明肅靜之義皆得乎曰得之矣曰同一清明肅靜乎各有一清明肅靜乎曰清明肅靜固一而所得未必一也曰盍各道其所得予將擇焉燠氣子曰體會不得不體會亦不得不知從何立言曰不有清明肅靜乎曰有也有則何以不能言曰言可顯卽非清明肅靜矣曰不言則清明肅靜乎曰不言亦無以見清明肅靜曰審是則清明肅靜之本體幾成怪物矣君等各抒所得並非參悟何言之如是其難意者猶未醒徹乎曰心已了了何不

醒之有日。既醒。何不能一道。皆俯仰久之。曰。誠道不出也。  
祈先生發明。曰。又墮清明肅靜之窩。曰。矣。夫清明肅靜者。  
心之本體也。不可謂有。不可謂無。亦不可謂非。有非無。卽  
有。卽無。然深得其旨者。又未嘗不可謂有。不可謂無。不可  
謂非。有非無。卽有。卽無。諸君果了徹無疑。則或有或無。或  
非有非無。卽有。卽無。皆可以指其實際。今也不能。豈非墮  
於窩。曰。而不清明肅靜乎。光風子曰。敢問先生未明心體。  
時清明肅靜何在。曰。在天壤。曰。既明心體後。清明肅靜又

何在○日在天壤○日明與不明俱在天壤○何以見逐悟之不同○  
同日未明時○吾不知其在天壤○既明後○吾却知其在天壤○  
也○日既在天壤後○又如何○日既知在天壤○豈猶有如何乎○  
日既無如何○不與未明時同乎○日又同又不同○日何謂也○  
日清明肅靜○無不同而我之明與不明○則迥不同也○日今  
予等非不明也○後當常常明○此心體否○日明即不得○日當  
不明乎○日不明亦不得○日如何始得○日心有明見○則不清  
明肅靜矣○有不明見○亦不清明肅靜矣○清明肅靜即如是如

是何可明何可不明曰然則欲常有此心體莫如明與不  
明兩見俱消矣曰似也皆然否曰然似必如此而後合旨  
先生仰天長歎曰冤哉君等如此何時始能清明肅靜也  
清明肅靜四字只是狀心體注解語君等卽泥此意以求  
之姑勿問如何體會如何住腳卽此體會住腳之念便不  
清明便不肅靜矣故善悟其旨者知得如是卽便如是卽  
便如是並無如是囂囂然若狂怕怕然若拙來往自如舉  
止無礙不必言清明而清明自若也不必言肅靜而肅靜

自然也。且其清明肅靜之本體，不惟人不知，自亦不覺也。有以清明許之者，必曰：「否，予未嘗清明也。」有以肅靜稱之者，必曰：「否，予未嘗肅靜也。」清明如是，肅靜如是，豈君等有以告我之清明肅靜乎？又豈君等之無以告我之清明肅靜乎？已矣。此後再不與諸君言心體矣。再不與諸君言心體，是清明肅靜矣。不然，諸君之心體本來清明肅靜，反因吾一言而失之，顛倒夢想，不亦大可哀哉！言下諸友頓離窩臼，且笑曰：「不說則不知心體，說則反以亂心體，敢請先。」

生於說與不說之間爲予等道一語先生大笑而作曰清明肅靜常在天壤何容說何消說再說恐又成一窩曰諸友於清明肅靜之義大徹無疑起居談笑盡出天然久之息若雲停恬如水止若忘乎此身之何以竟在此間也先生曰君等如此究竟何爲曰無爲也曰究竟何思曰無思也曰無思無爲此卽活潑潑地乎亦卽明白白天乎曰不知也曰皆不知也曰然曰此時是何景况曰有如鳳脫樊籠龍歸滄海一任所之毫無拘束曰如此可以遊矣可

以遊太谷之初矣。諸君忻然請義。先生不答。又請。又不答。  
移時。乃曰。時不再來。境難一定。設君等於月白風清之下。  
作何舉止。覺空子曰。當此之時。正好酣眠。雲香子曰。正好  
暢飲。光風子曰。正好歌吟。雲裳子曰。正好閒談。諸友一一  
敘其情趣。皆有出塵意。先生見其暢滿圓通。神氣悠然。如  
此輾然曰。此正清虛妙境。清涼佛國也。或行或止。或坐或  
臥。爲歌吟。爲棊酒。閒談。莫教錯過。言至此。先生不勝愉快。  
乃爲之歌曰。白者月清者風。自從開陶亂。如蓬羲皇以上。

曾如此至。今長往。歎無蹤。何幸蟠桃。今又熟。無心武陵路。  
又通白。仍月清。仍風風光迴。不與人同。諸君此際。雖留意。  
一點鴻毛。遇順風。箇中消息。至飛花。點點紅。百年三萬六。  
千日如此。光景幾時逢。歌已而歎。且曰。此間消息。真有難。  
爲外人道者。願諸君秉燭夜遊。切莫負此良辰也。諸友於。  
歌詠悠揚之頃。不覺頓然一醒。耳目俱新。欣欣然相謂曰。  
眞清淨法界也。予等盍長住焉。以無負先生之指引。  
覺空子曰。風月之旨妙。有如是矣。細揣其義。以爲是功未。

嘗犯助以爲是効似乎逐境以爲在內其意正悠遠以爲  
在外又何關乎心性敢請申明先生曰當其時一段閒情  
逍遙於翠靄丹霞間綠竹青松外不知不覺清風徐來明  
月頓出彼此兩忘相知如故以爲情而情自儼然矣以爲  
神而神自悠然矣以爲心而心已化爲神情而不覺且形  
亦與之俱化飄飄然莫知所之矣是風也自松間來耶是  
月也自山間出耶非也我之神情固有如是如是而不能  
自禁者何必風晨月夕光景突來又豈有風晨月夕光景

不來乎會心不遠者轉瞬如登春毫自與羲皇以前之道  
士而俱古諸友聞之穆然情深脩然意遠欣然而請曰此  
時先生作何舉止曰予在種梅曰凡花皆可娛目獨種梅  
胡爲者曰天地一團春心收則退藏宥密放則充滿人間  
是梅也獨得天地之春心而爲收放之真元也純陰中獨  
具一點純陽故能衝寒冒雪首出羣芳得此真種上可通  
造化於無言下可引羣生於有象吾特種之不亦宜乎曰  
何以必於此時種之曰風月之間有淨土在乘其清白彼

此交融則化爲眞土久之眞實精神未有不躍躍其間者  
若不趁此良辰種之雖有仙品亦墜廩壤矣曰種梅之法  
又如何始能高出凡品曰活潑以安其根眞實以固其蒂  
圓通以暢其神和緩以養其氣欲鋤莫卽卽則傷矣欲灌  
莫濡濡則滯矣或有或無卽是天然雨露相親相喜便屬  
絕妙栽培洋洋乎莫禦藹藹乎如常一片眞機自爾暢滿  
箇中流露象外而飄香吐秀於枝頭矣異或奇哉春華未  
露素豔先敷風益清而月益白而風愈清神氣渾

融境物恬靜真桃源別有天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諸友  
於是怵怵然動也曰風晨月夕宛在目前予盍乘此佳景  
効先生種梅於其際

雲裳子曰清風明月義在內不在外斯固養之之道矣其  
中妙旨另有包含否也先生曰功養至今悟了如是造化  
功用於是乎見豈無包含乎曰敢問此中包含何如曰人  
生情慾紛擾本來無物之性體遂迷故學者必以見性爲  
正宗然知得性天此心猶茫茫無所指歸也故又當知無

思無爲之心體及其心性既明澄澈無事心性愈明於是  
紛紜變化之境悉化爲清明肅靜之場不假於知而如如  
自如不假於爲而穆穆自若矣但此際本來之體雖得而  
本來之妙猶未神學者又不可以枯寂視之儘管無事迨  
夫神閒如青山綠水機暢若魚躍爲飛一段風清月白情  
隨處宛在目前無時不可吟弄當此之時機愈暢而愈活  
神愈靜而愈流不離塵亦不染塵不求靜自無不靜真是  
保合太和無入而不自得也昧者或以寂滅識之淺常視

之不知此際神雖悠揚其量甚廣氣雖恬淡其用甚弘有時事係綱常此機則勃然而動如春風之莫禁其生發有時物關名教其氣則勃然而興如秋陽之莫禦其剛烈規模雖弘大仍是風月之舊情事業雖久遠依然清白之本色彌綸罔外未嘗依有而住也空靈莫測未嘗依無而住也靜則毫無端緒動則周流六虛不惟人莫知其所以卽已亦未嘗有心於其間焉可大可小能放能收吾故以種梅之義繫之也君等有善臥者乎當如此以老天地之日

月有善遊者乎。當如此以窮歲時之始終。有善暢飲歌吟。閒談者乎。當如此以蓄覆載之真機。以神生化之妙用。在養其性。天卽在在。培其心地。在在。培其心地。卽在在。暢其情懷也。全體在抱萬象中。含無處不見。天地之全身。卽無時不畢。天地之大用。出也如是。無加處也如是。無損坐也如是。不倚行也如是。不流豈非不空。不色非有非無。一箇至上上上之道體乎。願君等高著眼孔。大展曾襟。勿失此一線淵源之正宗。而流於淺小之俗儒也。中庸曰如此。

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法華經曰佛放眉間白  
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彌羅詰曰滿寂真常道恢漠  
大神通皆是此旨真實不虛也諸友悉領此旨精神勃發  
儼然滿空眞宰十方如來至大至剛充塞於兩大之間喟  
然歎曰大哉此道如是其神妙哉此道如是其眞子等不  
敏敢不永遠皈依體列師之心印先生曰此雖先天至情  
原是道中常事又不可驚奇怪異以乖此心傳

諸友曰先生近言由性而心由心而情且由心性情之實

際以推及心性情之先天發明可謂盡矣。但此中妙義有由性以見心情者。有由心以見性情者。有由情以見心性者。主此客彼。主彼客此。敢問何處可常住。處先生曰。情出無心。性體自見。心出無住。性情自全。性體亦然。何處非住。何處可住。曰。雖然。將欲於風月之下。化作故園。則無心者未必無情。情者未必無住。推之心性大抵如斯。終不免窩臼之疑。曰。今始疑乎。抑從來卽疑也。曰。今始疑耳。曰。未疑以前。於三者何處住足。曰。時彼時此。有住無常。曰。今求

常住意將何取○曰前說妙諦三境各殊情乎心乎性乎無  
能決所止矣○曰皆然乎○皆曰三境各有妙義不能會通所  
以生疑○曰疑性乎疑心乎疑情乎三者俱疑○可住乎三者  
俱疑○不可住乎○曰不知所從也○先生大笑曰噫○是真窩曰  
矣○是又爲揀選之窩○曰矣○殊知向所發明性者○僅性之理  
也○心者僅心之義也○情者僅情之形也○其理其義其形皆  
不過一時之指路碑○醒逐丹耳○豈可卽此以求常住乎○卽  
此求住○是方出苦海○又入迷津矣○爲之奈何○曰然則將無

所住乎曰非也曰三者以外有所住乎曰亦非也曰無住  
不可有住亦非且又非住於三者之中與住於三者之外  
是竟無住矣曰可常住者非性也非心也非情也非心性  
情而外有所住也曰何也曰住無物者著性見住清明者  
著心見住風月者著情見於三者外有住者著非心非性  
非情見凡此等見皆不可著善住者不知其爲心性情亦  
不知其爲非心性情所謂無所住而住住仍無所住也衆  
曰夫然則是住無所住矣先生默然曰無所住便是住矣

先生又默然曰。住無所住。與無所住。便是住之言。皆是妄解。然則所住者。並無無所住。且無無所住。便是住。而後可爲常住乎。先生終默然而無語。久之衆請曰。予等不才。敢請先生指明。先生喟然曰。浮雲方散。浮雲又起。荆棘方除。荆棘旋生。如此輾轉。雖經恒河沙劫。亦無如君等何矣。夫天地未開時。朕兆未形。並無痕迹。雖生蓮妙舌。亦不能道一字贊一詞。及後兩大奠安。品物流形。卽流以溯其源。夫乃知所有一切形色。皆本於一無所有之鴻荒也。卽有象。

之本來以思並無一物無臭無聲則謂之性圓明妙覺能應一切則謂之心秩然藹然則謂之情性也心也情也皆因有象而後推本窮源想像鴻荒之中必先有如此至理而後人民各得其理無有歉缺如是也在今思古固有如此論說在鴻荒以前又何曾有此名色乎吾忝得列師心印與諸君講明非言詞無以見其義義既見並不需此言詞亦猶開關以後卽形色以追思鴻荒之義也豈得已哉豈可泥哉君等了得此義切莫由今追昔以言求道須置

身於鴻荒以前並無一文一字處一言一語時而後知彼善言性者不過注我箇中無物處也善言心者不過解我箇中虛靈處也善言情者不過發我箇中流動處也如是想來千經萬典皆是我之注脚百般作爲皆是我之影響於我何干何涉乎吾所以曰非性也非心也非情也又非三者以外有常住也信乎否乎皆大歡喜曰如此妙諦真未曾有豈有不信曰如何信曰信亦無言無言自信我亦不自知其所以也先生拍掌而笑曰如是如是我今所言

貽笑大方矣。雖然如此，常住常住如此，而一無所有，中未嘗不圓明妙覺，且未嘗不周徧法界，古今也。方來滿空，眞宰仙佛聖賢自然隨時融治，如鴻鈞者矣。衆人心領神會，謝禮而退。

諸友問曰：性天本體證而後明，不自證明，知亦不得。昨承指引，雖各有得，未敢自信。求先生證之。先生曰：願聞其詳。觀空子曰：每鎮靜時，有一信心處，與人間似隔萬重游思，亦渺不相涉。敢請是否？曰：此理解也。究竟所得信地，實係

如何○曰○狀○不○能○狀○言○無○可○言○曰○君○等○皆○然○乎○皆○曰○然○也○曰○  
得○於○心○者○應○於○口○有○諸○內○者○形○諸○外○君○等○果○言○不○足○以○盡○  
意○乎○皆○由○未○甚○真○實○也○曰○道○之○至○微○既○有○可○狀○先○生○盍○將○  
所○得○爲○予○等○道○之○曰○道○則○道○但○君○等○聞○後○切○莫○按○圖○索○驥○  
衆○唯○唯○靜○聽○先○生○曰○予○有○閒○情○一○段○爲○諸○君○述○之○曰○者○無○  
心○之○間○緩○步○閒○遊○仰○觀○天○時○不○甚○淡○漠○俯○察○人○世○不○勝○蕭○  
條○所○經○之○地○草○木○則○雕○殘○如○秋○景○所○聞○之○聲○鳥○獸○則○哀○鳴○  
如○冬○初○江○水○悠○然○而○逝○清○風○肅○然○而○來○予○雖○無○心○低○徊○其○

間不覺喟然興歎曰。人物遷移。景象迭變。古今雖遙。大抵如斯子。誠何心哉。猶在此間來往也。俄而得一深谷。盤石塊然。隨憩其上。不覺凡心頓息。萬慮都消。所謂古往今來。一切人所不肯休息之緣。並隨此身一齊放下。始而山水幽深。其景澄澈。清淡異常。繼而身心肅靜。其意和平。自然得所。終而神氣清真。滿谷充盈。則又天然之至。渾渾焉如愚。噩噩焉如桃。有如龍潛於淵。玉蘊於石。不復知有人世事焉。一團太古之風。我獨得之於方寸。不惟古今之變人。

事之非山水之情鳥獸之態不暇爲之感慨卽此身以往  
之情形亦不復撫今追昔矣久之神定氣慧上通黃農氣  
靜神恬下羅叔季低眉處天地皆混無意間日月停機一  
箇渾淪世界恍我本來故鄉也由是境以人生人在境上  
動靜語默無不以此爲憑依焉予中所得如此諸君以爲  
如何衆歎曰妙哉真所謂別有天地非人也先生曰請爲  
諸君一歌以括其義歌曰天地茫茫今古猶今人道茫茫  
今心與情從此古今都消去心與情今若浮雲恬然無事

天不老。穆然有象。秋亦春。雲縹渺。水奔騰。一場造化在流  
行。箇中自覺無見聞。真來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  
得一以貞。谷得一以盈。萬點塵囂飛不到。明月圓時衆山  
青。歌已長。歎曰如是如是。予復何求。衆曰先生此境。予等  
可同往一遊否。曰此去非遙。轉瞬便是。但此地從來清淨  
絕無聲華。君等須優焉游焉。當此閒玩可也。否。或車馬喧  
闐。嘻笑徵逐。以爲遊。此樂地古今希有。則此真景未有不  
轉瞬而化爲烏有者。衆遂會意而去。

先生問曰。昨言證明之義。皆得否。盡詳道之。衆人有以此義深遠而探求者。有以此義淺常而忽略者。惟覺空子。光風子。言下頓悟。獨契證而不證。不證而證之妙諦。先生深喜。欲有以進之。欣然問曰。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時。此心何在。光風子曰。大現當前。覺空子曰。無處非心。先生曰。二君所見微不同。而住於枝葉。則一也。義雖無害。終難入妙。曰。何也。曰。一有明明之見。一有空空之形。此皆證明而後之粗迹也。同請曰。然則如何而後可。曰。與其遠求。不如近取。

與其下窮何若上達○曰敢問近取上達之義○曰知覺消時  
道心已現○道心現後○性體自明○所可慮者○以道心爲家而  
住於明明也○以性體爲正而落於空空也○明明可住○住卽  
不明明○空空可住○住卽不空空矣○心性本體雖如故○而此  
著於心性之見○便是牛迹也○有證有知○古人所以來○慧日  
沈沒之歎○竊爲二君憂之○曰未證以前○病在無憑依○旣證  
而後○病在有憑依○未審先生一念不生時○果在何處○先生  
大笑曰○卽在一念不生處也○二人恍然頓悟○不覺相顧而

笑先生曰。此時明明空空之見。猶在否。皆曰。無矣。歸於一念不生處。而自化爲有矣。曰。如是如是。此入微之正路也。悟得如是。卽如是以住。自無明明之迹。而自明明矣。無空空之迹。而自空空矣。機愈細。神愈恬。念愈無。境愈靜。如自然肅肅然。一點圓明妙心。幾不知消歸何有矣。此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如此以言丹。而丹自妙。如此以言鍊。而鍊自神。不但來往人間。無影無形。卽出入虛無。亦無痕無迹。人欲豈有不盡天理。豈有不純者乎。噫。此中

消息悟者自知。真有不可以口舌盡其義者。二人會意無言。惟杳然點首而已。

仍真子曰。先生問放下塵緣。一念不生時。何如。予於此時廓然無際心。自了了。不知是否。先生曰。此正證而有得之實際也。但不可外著所得。誤認本來曰。一念不生矣。何以又有此了了之見。意者念又復生乎。曰。非也。此無心而後之正覺也。人非枯木。豈得無此曰。廓然之境。既不可著。又

如何而後得曰。當此之時。誠能外不著所得之境。內不著

無念之見如是久之自然更進一層而得入微之路矣曰  
非卽所謂一念不生處乎曰然君當自明也曰如是以後  
更當如何而後可以微乎其微妙乎其妙並無痕迹先生  
喟然曰難言也然君既有會心吾姑爲道其大略夫內外  
無著功境已兩忘矣但兩忘之際猶有神氣交接微痕未  
能盡淨也今卽從此微痕處無之又無化而愈化有如夜  
半殘燭微風撲滅耳目亦因之杳茫而無用天地山河從  
此混沌歲時日月從此消磨有身無我有心無知自亦不

知爲如何而無可如何矣。豈但塵飛不到理。亂不聞我。卽開天之盤古。亦屬後生矣。覺空子光風子聞之。長歎曰。有是我子等神魂。從此消滅矣。更從何處立身乎。請先生發明如此關竅。以爲後世津梁。曰。內外不著一點微痕。非去路乎。我於此際。不復生心。非卽落此一點微痕之物乎。由是以此物落此點點物。齊化如火滅煙銷。盡歸烏有。非卽微乎其微妙乎。其妙而並無所謂微妙乎。曰。當此之時。心性俱忘。不知猶有明覺否。曰。若無明覺。則枯木矣。烏乎可。

日既有明覺當在何處以爲內乎無內可擬以爲外乎無外可言且心性俱無更從何處覓蹤耶先生大笑曰水光常如此何待月圓時二人大省曰圓明妙覺原來如斯著之者誤徒證者亦未有不誤矣旨哉

先生與覺空子光風子談論微妙語甚投機雲裳子等茫然莫測先生憐而問之曰君等曾悉所言之意否耶雲裳子曰議論幽微莫解其義曰此消融淨盡之旨也何難訓之有乎雲裳子意甚愧奮敬請發明先生曰君會放下萬

緣否曰曾放下也曰能一念不生否曰亦曾不生也曰當  
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時一片乎一綫乎抑一點乎雲裳子  
低徊久之曰此時之意如日將沈此時之知如鐙將燼一  
點則似之一片一却非也先生曰當其一念紛飛一經放  
下萬塵不因以淨乎曰然也曰萬緣淨後一無所有非只  
剩一歷歷孤明乎曰然也曰僅有此歷歷孤明處非所謂  
猶未淨盡之一點處乎曰然也曰以君放下萬緣之意憑  
依此點非卽能一念不生無出無入乎曰然也曰誠能從

一點處復如放下萬緣時身從此化念從此消且並此一點處一時消融淨盡有如地沈於海身世俱無豈非四相頓空一元未始之妙諦哉雲裳子大悟曰誠如是也猶有內可出乎猶有外可入乎猶有無內無外不出不入之說乎天地混沌萬象潛消莫名其義莫狀其形矣覺空子不覺撫掌曰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消息絕先生點頭曰如是如是願君等常於此際見之也光風子曰消息絕矣夫復何見先生笑曰常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

消息絕。光風子大笑。覺空子亦大笑。雲裳子領會此意亦大笑而作。

光風子問曰：昨言泥牛鬪化之義，須常見之。竊意消息旣絕，見亦應無。若有所見，便是消息。何以能絕？祈先生解此疑義。先生曰：君因常見而消息絕乎？抑因消息絕而後常見乎？曰：因見而後消息絕也。故無絕後，卽應無見。曰：因常見而消息自絕，則可以常見而絕消息，則不可。須知所謂常見者，是見消息絕而不與消息俱絕者也。先有至此常

之見而後消息可以絕消息絕後常見並無所起伏若見有起伏便是斷續既有斷續見焉得常既不得常則見是凡夫見矣豈覺者之正見乎雲裳子曰常見之義非卽常滿常淨乎先生曰然也但泥牛方鬪時亦曾常清淨否曰有牛則不清淨况於關乎曰然則君之常清淨是在消息絕後矣曰然消息不絕烏能有此曰常清常淨因消息絕後而始有則此清淨豈非在此不在彼乎曰然曰是求在外者矣豈常見之義哉雲裳子不悟光風子曰先生所謂

常見者獨非常清常淨乎曰正常清常淨也曰然則先生之常清常淨不亦在外乎曰在內也非在外也曰何也曰予之常清常淨卽予之常見也子之常見卽予之常清常淨也見卽清淨清淨卽見豈常見清淨之謂耶曰先生何不言常清常淨而必曰常見耶曰常清常淨者天下古今之常道人所同者也今曰常見者是予一人之常道已所獨者也知得常見二字實義學問始貼切不浮非彼徒尚清淨談者可得而竊取也予發此正論正恐君等墮口頭

禪而不能實有諸已耳。况夫見外無清淨，清淨外無見，常  
常如此，何有牛鬪之弊？無牛可鬪，又何有消息不絕之弊？  
此是天人大轉關理。欲大界限，絲毫不可蒙混者也。顧可  
忽乎哉？雲裳子歎曰：如此看來，常卽見，見卽常矣。豈可對  
待視之乎？先生首肯曰：然。然佛者之定慧，儒者之誠明，太  
上之清淨，皆當如此。著眼自然，直臻無上，而不入岐塗。  
先生謂諸友曰：昨言常見，皆常見否？曰：常見也。常見則常  
清淨也。曰：自今以後，可稍間斷否？曰：不可。若有間斷，便離

清淨而入紅塵矣。然則不將以此爲常住乎？曰：然。願終身清淨，不稍離此法界。曰：所願固是，而所以立身之地猶未盡善也。曰：何也？曰：君等目下不與清淨化而爲一乎？曰：然。曰：設變故當前，亦能化而爲一否？如其不能，便是復墮紅塵。如其果能，便是攀援清淨。諸友默然。久之，曰：不能也不能也。知覺必復起，煩惱必自生，不能處有如無，坦然無事也。曰：是則君等於清淨終有間斷矣。且著於清淨，此見便是障礙。烏能操縱自如，毫無黏滯乎？曰：如先生言，則常見

之義亦不常矣。曰清淨非不可常也。君等未得至善之地耳。曰如何而後清淨如故。曰如是直去衆罔測。曰未悉也。曰一時未得。曰君等未悉之弊在與清虛對待而不能爲清虛之主人。所以有離合間斷也。今日如是直去。正欲君等爲清虛之主。不泥於清淨之迹耳。皆曰敢煩長舌再爲發明。先生曰。當其消息未絕。緣知覺未盡也。及其知覺一盡。消息卽無可知。未絕之消息不啻水面之波瀾。波瀾旣盡。水光自明。是自明之水光。正是知覺息後之圓明也。有

此圓明內無念出則曰清外無物入則曰淨清淨二字又  
圓明妙心之本體也但恐著於痕迹物而不化則圓明妙  
心又必化於知覺形色而不能無臭無聲無思無爲渾合  
虛無之性體矣功到此時當內忘乎我外忘乎見直入此  
清虛箇中來往自如動靜自若不惟不爲形色礙且並不  
知有形色也不惟不爲是非泥且並不知有是非也生也  
於斯死也於斯古也於斯今也於斯雖不見清淨不言清  
淨而何處非清淨何時非清淨乎天地之大不過清淨中

之覆載民物雖繁不過清淨中之髮膚茫然莫測肅然自  
若古來重生天地再造乾坤之人所以於塵世並無出入  
無生滅無增減無垢淨也諸友慨然而興悠悠而歎曰由  
此觀之誰是清虛主人誰非清虛主人先生知其醒悟也  
擊節歎曰如是如是蒼天蒼天

先生謂諸友曰君等皆清淨乎皆清淨而常住於清虛乎  
曰清淨也不取於清虛外有所住也曰清虛始於何時光  
風子曰清虛有始乎有始則有終矣曰未了此義前清虛

何在曰○常在天壤曰○君曾遊之否曰○此義未了○不得其門  
曰○夫然則清虛實有所始矣○豈得懵懵乎曰○然是始於放  
下○萬塵否曰○非也○彼時不過知覺之心○將息耳○然則始於  
黜物俱化之際乎曰○亦非也○彼時不過浮雲方淨○清光始  
來耳○曰○外有所始○則不能知曰○君等不已放下塵緣乎○皆  
曰○已放下矣○曰○黜物不俱化乎曰○已俱化矣○曰○如是則知  
覺不已淨盡乎曰○然○無所謂知覺矣○曰○知覺已無時○又何  
如曰○清清淨淨○有如是也○曰○如是清淨○究竟何來曰○知覺

淨盡正覺。自如是清淨也。卽由此正覺而見也。曰所謂正覺者。非卽圓明妙心乎。曰然。曰生於正覺。非卽生於圓明妙心乎。曰然。曰旣生於圓明妙心。則清淨卽從此圓明妙心始也。可知矣。始於此心。必終於此心。此心無終始。則清淨亦無終始也。又可知矣。曰清虛名府。義又何居。曰卽君等者。箇清淨之妙心。妙心之清淨。試思有邊際乎。有終始乎。曰無也。有淺深乎。有內外乎。曰無也。曰無方所。形狀如是。豈非廣大而高明。精微而中庸乎。曰然也。曰君等知此。

便是清虛府乎。便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清虛府矣。雖曰無形。却羅萬有。雖曰有理。却無聲臭。是真已所獨知而難爲外人道者也。從此常清常淨。一念不迷。有不爲再開天地之老子乎。且夫一念清淨。便是一念清虛。一時清淨。便是一時清虛。清虛爲萬物本原。而皆係乎我之一念。如此可知。我不清淨。則天地卽從此而崩裂。我不清淨。則日月卽從此而消磨。我不清淨。則四時卽從此不序。萬物卽從此無生矣。雖天地民物千古不移。而我之所以迷亂天

地人物之大道此念便是致天地民物之崩裂消滅也試觀古之身肩大道者小心翼翼不敢或違戰戰兢兢不敢稍肆彼其心惟恐一念放縱卽乖天地之根萬化之原以取罪於天地人物不少也果能如是如是常常如是是則此一念清淨不啻楊枝甘露可以消滅微塵如來法雨可以點化衆生也已由此觀彼一箇清淨法身覆陰罔外由彼觀此一片慈和生意囊括無餘豈第九玄七祖咸在箇中三塗六道得沾滅度而已哉由是以思清淨者雖吾一

身之德性卽造化之本來清淨中之藹藹雖吾一身之仁  
心卽彼蒼之生理也古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  
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非以道無二道妙無二妙性  
無二性心無二心有如是我所以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衆曰此乃如來法界太上清虛吾儒太極予等雖愚敢  
不永遠皈依致心朝禮而甘爲天壤之罪人哉先生曰雖  
然此中綱領源流又要清晰始能簡切了當不入岐塗曰  
何也曰天地萬物由於清虛清虛本於清淨清淨却由於

圓明妙心之正覺師。日以清淨法身入無相宮中。登太極寶座。手執萬化如意。召集羣神普濟蒼生者。此物此旨也。諸友不覺涕泣而拜曰。嗟乎皇皇師語。敢不如命。

時有客談論風水興致。悠然覺空子曰。昔七賢女悟徹無生法。忍帝釋爲之散花。且願終身供給所需。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無根樹一株。二無陰陽地一片。三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罔措。同往白佛。佛曰。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敢問。

此樹此山谷在何處先生笑曰卽在此處曰無根樹子如何種無陰陽地如何修叫不響山谷如何住曰如是以種如是以修如是以住曰豈不著如是乎曰果有如是則樹有根矣地有陰陽矣山谷有響矣烏乎可覺空子默然會意光風子曰佛祖說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亦似佛不能解豈佛不如諸大菩薩乎曰非也佛無知諸大菩薩有覺也曰佛無知不將流於夢夢乎菩薩有覺不將流於逐逐乎曰旣是無知從何夢夢旣是有覺從何逐逐光風子亦會

意無言先生復曰君願學佛無知乎學菩薩有覺乎光風  
子曰俱不願學曰不屑於學乎光風子無對覺空子曰敢  
問先生於佛與菩薩何所學曰皆不願學也然則不屑於  
學也乎曰學佛便落無知學菩薩又墮有覺所以皆非所  
願也覺空子笑曰妙我佛與菩薩俱不可學如是耶光風  
子亦笑曰善我佛與菩薩皆當如是以學耶先生大笑而  
作曰寃哉一謂我不可學佛與菩薩一謂我當學佛與菩  
薩不亦大可怪我覺空子光風子相顧而歎曰予等饒舌

不但冤先生且冤佛與菩薩矣從此緘口再勿多言

諸友將歸先生謂之曰君等歸從何處去曰從來處去曰  
來時路如何曰堂堂正正直達此間曰去亦然乎曰然去  
亦如故豈有他塗先生首肯曰君等老翁在堂如是來故  
當如是去諸友有省復問曰歸後塵緣勢必紛擾未審如  
何處置始不負所傳曰對境忘情渾然無際曰家庭親友  
盡屬倫常忘之豈情乎曰非教君等無情是欲君等不逐  
情也曰俗冗穿錯豈不關心曰天地無外物至道無外情

誠能仰體天德以至道爲情則萬事萬物皆君箇中事也  
豈猶有貪出而不渾忘者乎曰以情爲外已難渾忘今日  
皆內猶能渾忘乎曰惟其在內所以能渾忘也曰何也曰  
君今歸家不有妻子乎皆曰有也曰有仍如故否曰飲食  
起居未嘗異也曰有親友否曰有也曰有仍如故否曰來  
往交接未嘗異也曰旣未嘗異其情不亦如故乎曰然曰  
情旣如故猶俟另有情乎曰無以加矣曰然則妻子如故  
情亦如故親友如故情亦如故並不俟爾另用一心以表

其情而情自昭然無異如此也。昭然無異如此。豈非對境忘情。渾然無迹乎。吾所以曰在內不在外也。由此推及田地房廊禽獸草木。亦無不藹藹然無異情。如如然無別意。則是一團至常之人情。卽儼然千古不易之天理。而充塞於兩大之間。無不周洽融通也。已由此以觀。能對境忘情者。乃天地間之大有情人也。渾然無迹者。乃古今來之大有情象也。果無情哉。不過不於至常之外而生心。至常之中而有間也。一段閒情。無入不得。何異桃花源內之家人。

父子怡然而樂我若夫桀然不顧視如路人則是爲我之  
楊子也大道云乎我諸友聞言擊然歎賞曰如是想來何  
處不是清淨法界何遇不是清淨道場如是如是去來亦  
任所之矣先生曰然也不特來住自如毫無障礙卽爾堂  
上主翁亦未有不相安無事長住清虛而忘乎歲月者衆  
欣然拜舞而去